

書言故事

二之五

漢書門			
二	九	八	四
九	三	函	號
四	七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二	九	八
六	四	函	號
一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984
冊數	4 (2)
函號	366 29



趨



以正古本註釋書言故事卷之三

廬陵 胡繼宗 編集

安成 陳玩直 註釋

○交情類

淡交 **莊** 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 禮也 醴 甜也 醴 甜也 醴 甜也 醴 甜也 君

子淡以親 小人其以絕

久要 如舊約曰久要 **語** 憲問 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亦可以為成人矣 久要 舊約也 平生 平日也 有是忠信之實 則雖其

平生 **權** 素相善曰平生 權 素 積日也 漢 張耳 傳 貫高 仰視沛公 沛公素

相知故漢高祖 使貫高問之 勞苦如平生 權 勞 去聲 尉 問也 相 勞 問 其 勞 苦 也 加 意 相 愛 盡 平 生 之 權 也 後 漢

馬援與公孫述同里 閉 相善 三十五家 為里 閉 也 即 闔 里 之 也 門 也 以為當握手歡

如平生 後 漢 也 執 手 相 親 合 散 以 及 平 生 之 意 也

持 **應** **漢** 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僕 司 馬 遷 自 稱 居 門 下 也 昔 與 李 陵 俱

門下也 未嘗銜杯酒接慇懃 言 未 嘗 以 酒 謝 之 以 效 慇 懃 之 意

承 **頰** **接** **漢** 雋 全 上 不 疑 見 暴 勝 之 曰 竊 伏 隱 居 也 今 乃 承 頰 接 辭 頰

其 隱 居 於 海 邊 也 承 頰 接 辭 頰 承 頰 接 辭 頰 承 頰 接 辭 頰 聞暴公子舊矣 公 子 勝 之 字 也 有 令 今 乃 承 頰 接 辭 頰

承 頰 接 辭 頰 承 頰 接 辭 頰 承 頰 接 辭 頰

半面識 曾相識曰有半面識 **漢** 應 評 奉 嘗 詣 義 袁 賀 請 至 也 至 賀 時

出閉門 造車匠於內開扇戶出半面視奉 句 奉 即 去 句 後 數 年

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責 **沈** 審 謝未識用責沈陳瑩中元豐間為禮部點檢官與范淳夫同

舍 元 豐 宋 神 宗 年 號 淳 夫 論 去 聲 顏 子 不 遷 不 貳 讀 伯 淳 有 之 怒 於 甲 者 不

移 於 乙 不 貳 過 七 於 前 者 不 復 公 問 伯 淳 誰 也 中 也 淳 夫 曰 不 識

伯淳耶 淳 夫 言 伯 淳 亦 有 以 性 公 問 伯 淳 誰 也 中 也 淳 夫 曰 不 識 伯 淳 耶 人 所 共 知 公 何 以 獨 不 識 耶 公 謝 實 未 知 自 是 常 自 愧 乃

引葉設音公之事責葉公讀作青沈文葉公名沈不知孔子為何人問於子路不對堂中引此句

責故曰責沈言我不知伯淳即如葉公不知孔子也

總角之兒時相與有總角之好孫策曰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

孫策為長沙王孫權之兄也公瑾周瑜字孤策自稱也總角謂收髮結之以為裝飾男子未冠之時骨肉之分於骨

分辨親義蓋如此

五交劉孝標廣絕交論去声任昉子四人東里西華南容北叟無

曰我當為你作計乃著廣絕交論謀其舊友莫如道逢劉孝標然云今本無廣字誤稽康有絕交書故云廣謂勢交以勢賄交賄

也論交心不相孚窮交以貧窮相處量去声交寬洪為五交以以五者皆不能卸貧不

可交故絕之

青雲交仕宦相與曰有青雲交江淹字文通曰袁叔明與余有青雲之

交非直街杯酒而已

○父執類

父之友曰執友父執已見此卷前明友類

聞見錄韓魏公守北京魏公名琦字雅圭仕趙宋相三朝太子車駕不在京則置留守北京大明府也

李穆以國子博士為漕曹去声漕轉運官蓋頗慢公不與校

校爭也穆須常念慢作魏公公不與之校也待之甚禮既不與校反待之甚以禮俄文潞公代魏公

留守魏公替魏公留守未至揚言云潞公未至北京播揚李穆之

父絢去声我門下士也聞穆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父死失教

而不知禮以至吾視穆猶子也姪曰猶子言吾姪禮待穆也果不悛干改也呼

庭訓之至庭前訓誡之也公至北京李穆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

入道服出語去声之曰而父吾客也而汝也汝父乃吾門下之客也只八拜汝為我

於我穆不獲已如數拜之

○間別類

分袂袂衣襟也忽忽聰分袂忽上急遽解袂分手分首杜詩寄賀蘭錡

先

○賀蘭 歲晚仍分袂 又湘江餞裴瑞 解袂從此旋 又寄劉主簿

弟分手開元末 開元唐玄 又送辛員外 直到綿州始分手

告別 杜甫酬孟雲卿 相逢難袞七 幸得相逢誰可如此 告別莫

忽忽 忽忽 急遽疾速也 言告別之際 必須盤桓幸勿急速也

言朋友不相遇 曰參商 杜甫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 動如

參與商 參商二星也 一出沒無相見之理 參商 昭公元年 子

林之地 不相容 每日用兵 攻伐 帝堯惡之 遷開伯于商 丘主祀辰

星為商 星在東方 卯位 遷實沈于太夏 主祀參星 在西方 申位 使

一涯 文 又如參與商 慘上腸中悲

日不見 杜甫偏側行 偏音逼 畢曜有文集 行于世 與杜甫相

偏側復偏側 我居巷南子巷北 曜也 可憐隣里間 十日不一見 顏

色

徒誦 一日三秋之詩 人生不得常 毛詩 采芣 一日不見如三

秋 徒誦 一日三秋之詩 人生不得常 毛詩 采芣 一日不見如三

會面難 杜甫贈衛八處士 焉知二十載 相別二十年 後安知重

上賞 君子堂 君子上登君子之堂 主稱會難 會面不易 一舉累十

觴 一舉杯承賜 十觴之多

別三春 杜甫贈王侍御 契一別星橋夜 李水守蜀造橋上 上應斗

聚散十春 杜甫別蔡著作 著作著作 意念鳳翔都 憶念思慕也 思慕

聚散俄十春 俄未久也 每年一春 十春十年也 言

九載相逢 杜甫別唐十五詩 九載一相逢 百年能幾何

樽酒相逢 韓愈贈張籍詩 樽酒相逢十載前 君為壯夫我少 卽年

為壯夫 卽年 卽年 卽年

幾年會杜甫送敬使事君相見各白頭其如離別何人之離別幾

年一會高今日復悲歌幾年相別今日始得此一少壯樂洛相得

相得此情也歲寒心匪他晚年其心如一更無他意○少壯歲

相逢十二秋杜甫送李御與子避地西康州子李御也避地避難之

洞庭相逢十二秋杜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

夢想三年夢合想風采於三年之久韓愈贈元協律協律唐太常寺

也寤寐想風采長相思至於夢寐之際未忘於今已三年見言其

也父

寄聲朋友以音問見及曰蒙寄聲趙廣漢謂湖都亭長掌曰界上亭

長寄聲謝我讀何不為致問廣漢上宣帝時為潁川太守○亭長

東之下設亭長主捕盜賊亭謂停歇蓋行旅館舍之所如今鎮市

也○廣漢言界上亭長能寄聲謝我汝湖都向不亦致問焉

○會遇類

蓋簪叙未會曰未筮世蓋簪也易豫卦雷地豫由豫大有得

豫和樂也九四獨陽為豫之主動而衆陰悅順豫之為勿疑朋盍

簪蓋合也簪聚也又當至誠則

班荆曾遇人於途云比聲去獲班荆比近也左楚伍舉與聲子相善

相與甚聲子如晉遇之鄭交遇如性也邑外曰郊伍舉班荆相與食

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於地坐而共食言復故言復歸故國益伍

姓也我必能使楚大夫取女以歸○考之襄公二

青眼荷人愛厚云極辱青眼極辱以青眼而相看青青眼

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待之阮籍愛飲酒而放浪

不悅白母終讀稽考喜來吊籍作白眼喜弟康乃挾琴齋酒

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見音

知音見知於人曰遇知音列子余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志在

志在高山志有所好也孔子曰仁者樂山○仁者期曰我
安於義理而重厚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仁者期曰我
若若大山牙有似太山之貌言伯志在流水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
滯有似於水故樂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復鼓琴以為世無
知音者

聆音接辭聆音接辭慰喜過望韓愈答張籍書聆其音聲也聆聽接其

辭氣也接交則有願交之志聽其音聲之美接其辭氣因緣幸會緣

幸有以得遂所圖得遂其心豈惟吾子之不棄惟獨也吾子指張

即溫聽厲不得即溫聽厲良以為歎良也歎不足也言不得見其

不足於語子張即之也溫即就也謂就其顏色之溫和聽其言也厲厲高

對床風雨連床夜語常應法物詩寧知風雨夜復以對床眠或曰寧

有風雨之夜復於此對床而眠山谷送王即連床夜語雞戒曉書囊無底談未了

○訪臨類

照臨謝人過訪曰仰辱照臨左二年襄仲辭王襄仲魯大夫也秦

來聘於魯且言將伐晉文公使曰君不忘先君之好下襄仲傳

文公之言也言秦君若照臨魯國言秦如日月照鎮撫其社稷以

安撫存魯國之社稷

臨况辱賜臨况史田蚡紛傳將軍乃幸肯臨况魏其將軍田蚡也况

嬰有功封魏其侯也漢灌夫與竇嬰交游若父子灌夫有喪服過

訪田蚡曰吾欲與灌夫同訪魏其侯灌夫曰將軍乃幸肯臨况魏其吾不敢以服為

左顧辱賜左顧之寵淮南憲王傳子高乃幸左顧古之長者居右少

者故曰猶言枉顧也少者謂長者謂理順以為使長者顧少者理逆

見臨寵賜見臨韓愈與楊子書李問有暇幸時見臨言李問之際尚

有閑暇幸得何

時見

惠肯請人曰仰觀計惠肯觀希也詩終風惠然肯來惠順也

德星 人見訪辱德星照臨漢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寔與子姪

造淑父子討論去聲于時德星聚于時正討論之時也德星景星也

有兩黃星東方中有一黃星三星合為景星故此曰德星聚太司象之官也奏曰五百里內

有賢人聚

聞足音 聆聲慶欬去徐无夫扶逃虛空者逃禍誰於虛聞人足

音登音然行人而喜矣聞人足聲况乎昆弟親戚之聲登然其心

乎即有所喜似有相親之意何况昆弟親戚聲之聲切近於其

都騎謝人見訪云都騎賁閉臨都盛也去言盛執車司馬相如從

聲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騎相如每訪於人車之盛雍容如映

高軒辱高軒寵過軒車也言辱寵愛華裾賁臨裾衣裾也華美之

裾翠金環人穿翠色衣賁我蓬車必蓬以蓬為戶華刺竹為門

下唐李賀七歲能文韓愈皇甫湜皇甫覆姓作高軒過白

作李賀作李賀華裾織翠青如葱華采衣裾織文金環壓轡以金

長者車長上聲辱長者車轍過我辱羞取也自謙之辭言無德牽率

行之漢陳平好讀書家負郭窮巷城外曰郭負郭近於城也以

席為門家貧掛席為門外多長者車轍

命駕召客云幸賜命駕見此卷前朋友下

瞻紫氣候朋友至云瞻紫氣之來老子將渡函谷関関吏尹喜関吏

之吏先望見紫氣知有神人來果見老子乘青牛薄板車徐甲為

去御來渡関御謂御法御者執轡立於車上喜拜之老子教喜煉

聲御來渡関欲其調習不失驅馳之法也

氣受以長生之術

連壁謝二客同至者連壁責臨晉潘岳與夏聲上侯湛並美姿容同

止同輿接茵茵褥也同乘一輿相京都謂之連壁京都之人見其

王之相連言其若壁

親舉王趾止欲人親行云望親舉王趾其足如王之貴也左齊孝公

伐魯魯僖公二公使展喜犒犒師公魯僖公也犒以飲食勞之

師曰寡君聞君親舉王趾展喜言我魯君聞將辱於敝邑言齊侯

聽尚常書獲待賓至云拱聽履漢鄭崇為尚書僕射夜數初諫諍哀

帝納用之每聞革履聲革履皮鞋也哀帝聞笑曰我識鄭尚書履

聲

見諫議面披讀乘翰如見諫議面披拆開也盧仝謝孟諫諫惠茶飲

孟簡為諫議大夫以書惠盧仝茶盧仝作此歌以謝之盧仝即玉川先生也開緘宛見諫議面
如見孟諫首閱月團三百片首先閱視所寄月
議之面也團茶餅九三百片

○延接類

晉接謝人延遇曰仰雁音晉接易晉卦大地晉三三畫日三接正畫

之際至於三次接用錫馬蕃凡庶錫賜也王者賜諸侯之馬也蕃

迎接於賓也○書曰三賓合用

開東閣譽接待人者為開東閣譽漢公孫弘起徒步徒步常人

馬由常人也數年至宰相去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閣

倒徒史謝人迎接云重仲壁覲倒徒覲也漢蔡邕賓客填門聞王燦

至門倒徒迎之倒徒荒忙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蔡邕曾祖

皆漢三故

公故云

聲上揭謝止宿相欵云仰塵下榻徐穉字孺子豫章人江西南

昌府陳蕃為豫章太守罕所接見惟設一榻以待徐穉去則懸

之徐穉字孺子豫章人高士滕王閣序王勃人傑地靈人之英傑皆由

徐穉下陳蕃之榻榻以待徐穉

投轄謝欵留云重仲蒙投轄漢陳遵字孟每大飲賓客滿堂輒折

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輒尊也轄車無頭鐵雖有急不得去

前席重仲待人曰為之前席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文帝徵之徵召

至入見誼既至而入上因問鬼神之本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之

神天地之功而造化之跡也誼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

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之間者言之○張

○陳氏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之間者言之○張

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言能是說性來屈伸乃理之自

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愚謂鬼者陰之靈

也神者陽之靈也○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

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春夏長也秋冬為鬼秋冬藏誼且道

也人之吾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鬼吸為鬼

所以然具備足也所以然者所以此事至夜半文帝前席近所坐

之席也

醴酒不設待人禮貌衰曰醴酒不設楚元王交敬禮申公等穆生

不嗜是酒也嗜欲元王每為去設醴酒也及王戊常設詳為誰後忘

設焉穆生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遂去

掃筵待賓至云掃筵以俟在詩掃筵望三益詳見語季氏益者三友

句友直與直者為友則可聞友諒諒則信實也與信實之人為友

多聞與多聞之人為友則我益矣掃筵持此三等之友

擁篲擁篲以迎史魏文侯擁篲以迎朋友善掃筵也擁篲迎朋友

者是握手歡如平生已前此卷

○賓主類

主人翁魏使如須賈至秦范雎知之為微行弊衣間去步之邸見須

古本畫言故事

賈徵行作常人独行也弊壞也間步之行偏僻小廷也之賈驩問

曰秦相去聲張君公聞之乎范睢曰主人翁賈睢許言是我主人翁

願為去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睢言於賈曰吾與主人翁借范

睢為去聲御之御為須賈入秦相府范睢既入相府須賈待門下良久問門

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賈大驚

珠履客春申君傳春申君名歇為楚相趙國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皆玳

瑁昧簪楚舍之於上舍春申君敬重之而置之於上等之舍也趙

使事下欲誇楚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趙使趙國使臣也室刀劍鞘

於楚請命春申君以見春申君也春申君客三千人延使客於

之數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為上客躡足也履鞋也珠履

留東閣謝延待仰蒙東閣之留東閣前漢薛宣為丞相去聲朱雲往

見之宣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求閣讀可以觀四方奇士奇士

賢人下多雲曰小生乃欲相如吏耶小生雲指薛宣謂其新李後

座上客常滿北海孔融性寬容好士及退閑公退不理政

賓客日盈其門日者日日常嘆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

憂矣

○叙擾類

擾亂春風謝擾人云擾亂春風羅隱柳詩明年尚有新條在擾亂春

風卒未休卒存入聲○擾累於人多矣

炊金饌玉吹音謝人款遇仰蒙炊金饌玉駱洛賓王謂盛饌為炊金

饌玉盛多且好也炊爨也饌飲食也

白飯青芻初有僕馬云辱白飯青芻之與杜詩入奏行贈肯訪浣花

古本書言文庫

老翁無杜南自稱也無疑辭言肯來訪我否為去聲君酤沽酒滿
眼酤也其酤酒者曰滿眼酤言酒滿近筒眼與奴白飯馬青芻

兵厨謝擾人重仲為兵厨之擾晉阮籍聞步兵厨有貯著酒三百斛
貯收藏也十斗曰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阮籍性好酒亦求為步兵

行厨謝道中擾人云為行厨擾瑣言脩道功深已成者得道也自然
享六甲行厨六甲神名神仙所至自然有所需奉意即至但奉意

雞黍擾飯云雞黍之款漢范巨卿與張元伯為友春到京師秋為期
際京師帝都之所也期約也春別之元伯九月十五日殺雞為黍以

能審之今日果然來也元伯曰巨卿信士言其至誠言未畢

巨卿至母大悅巨卿升堂拜其母語微子荷上聲蓀挑丈人止子路宿

戒食荅人相招云伏辱戒食左襄公十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為具護言禮薄初無為具其備具也言無所有

草具招人護言草具奉邀史記項王使至漢使使臣陳平使

楚使佯驚詐也曰吾以為亞父南使乃項王使也持去更庚以惡

草具進亞父范增不用范增使者歸告項王曰陳平以臣為亞父使而重

○惡客類

惡賓漢公孫弘食似故人高賀飯飯待高賀也脫粟飯粗米去殼不覆以

布被也賀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言如此待客脫粟布被弘內厨

五鼎五鼎牛羊外膳一殺詐也弘曰寧逢惡賓雖有惡賓非故人

無逢故人故人傷日相知不敢詐也

補穢帶子暑月見人為穢穢子程曉伏日詩程曉又各覽夏月平

生三伏時道無行行車居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遇今世穢穢子

穢穢涼笠也以竹為胎蒙以帛若涼傘簷戴此以觸燭熱到人家

也言其不曉主人聞客來顛感促柰此何顛感皺眉心中不悅

搖扇臂閉中癡癡○臂手臂轉也癡痛也流汗正滂沱傳戒諸

高明傳成傳語謹戒高明執行宜見呵如此言之熱

○諧滑稽類

滑稽史有滑稽傳揚子或問東方生曰其滑稽之雄乎滑稽○師古云轉也

利之稱滑稽也稽得也能快言語無留碍也一說

詆諧不根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以詞賦得幸相如善作詞賦東方

朔枚舉不根時論去聲○不根議論不能持正如樹好詆諧調

戲也諧和也談講事情上以俳排優畜之散梁維劇人也畜處

鄉訛散揚子曰賊仁近鄉原去聲○賊害也原亦謹厚之稱萬章問

之賊何執孟子答曰此等之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

而似蕪也○呂侍講曰非忠信而似忠信非蕪潔成義近鄉訛訛毀

事則造異論以毀之故曰義之賊也

漢灌夫行酒罵灌賢不避席避席起身離席也若今人進酒至前則當起身避席彼此有相敬之意○此蓋田蚡為丞相娶燕王女為夫人詔宗室列侯皆往賀酒

田蚡蚡粉夫罵坐不敬蚡推窮罪人也蚡令夫謝夫怒不肯

不逞鄭尉止及五族鄭尉氏子師氏為五族聚群不逞之人

以為亂不逞不悒於心也尉止尉止

○賓館類

教走朱子語錄福州張翥字柔直蔡京賓致為塾客塾門側之室

致之於其間為柔直以師道自居尊重居於師之位勤待諸生嚴

厲於嚴切琢磨諸生已不堪諸生遭其嚴一日呼之來前呼諸生

其前於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掌者之教但

令平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汝翁汝父也蔡京為漢射

成稻米產芝草瑪瑙珊瑚雙頭蓮仙鶴雙瓜雙頭芍藥牡丹

麒麟類此証君異論不可枚舉由是徽宗船好祥瑞不問贊墓之

間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數丈載以巨船用千夫鑿河斷橋改堰

不可勝計又改鹽法自是鹽商大困非晚賊發首先到汝家非晚

言不久賊發先到汝家綠汝翁更法禍亂天下也汝曹若學得走

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恙平如此恙憂

京聞之句然瞿疾視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因訪策焉荒

計以何策而免柔直求為設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

人才是第一義義宜也言賊發但得有京因扣其所知扣控扣而

者何人所知龜山自是有召命龜山由是

○道教類

三清王清元始居之王清清微天宮也上清玉宸道君居之上清禹

也王宸道君即靈宇大天尊居禹餘天宮中大清混元老君居之太清太赤天宮也混

居太赤天宮故曰三清

故曰三清

故曰三清

故曰三清

黃冠師稱道士曰黃冠師寄跡老子韓昌黎送張道士序昌黎即張

道士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才寄跡老子法中句為

道士以養去聲其親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之貢賦不如法者三

獻書不報三朝上書言其貢賦不如法長揖而去士大夫多贈以

詩而厲愈為序詩曰張侯嵩高來西有熊豹姿開口論去聲利害劍

鋒白差差唯○鋒劍口也言其論事恨無三尺筆種○筆請關三

上賞書臣非黃冠師非言其暫時寄跡於道門而

○神仙類

廣成子祝人壽云壽如廣成子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

崆峒山名往見之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吾子黃帝言廣成子也達敢

問治身奈何以得長久治修身方得長生不死廣成子曰至道之

精窈查真窈窈遠而不可窮也至道之極昏昏默昏默微而不可見也無無

聽抱神以靜抱神存於心以至於靜而不擾也將自正必靜必

清清寧所謂欲治其外先治其內無勞爾形無勞爾形無勞

動乃可長生夫如是乃長生之術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慎內謹戒於心而

多見心中則動至於敗神我守其一守一於心以處處其和和其也其故

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

陽南俗云塵緣未滿子威師華丁約一日辭去謂子威曰即君

得道尚隔兩塵需家謂之世釋家謂之劫道家謂之塵

木公東王公金母西王母仙傳木公亦為東王父又云東王公西王

母亦云金母金母何氏昔道炁古氣無為自然古昔道炁無所作為

先以東華至真之炁化生木公東華東極天宮以主陽和之炁東方屬陽

以主其炁而和東極天宮又以西華至妙之炁化生金母西華西極天宮

母養群品養諸品對也對西方屬金故名金母男子得道名隸木公隸屬

古本書言及事

女子得道名隸金母漢時小兒歌曰揖金母拜木公人不識惟張子房知之

董雙成許飛瓊問候婦人引譬問候引譬喻當用西王母降武帝殿

武帝漢武帝也有侍女四人帝問其名句曰董雙成許飛瓊婉陵華

段安香張君房說

安期祝壽引用凡祝人壽引安期為抱朴子葛洪号抱朴子著書遂以為名安期生

賣藥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瑯琊即屬山東今沂州是也瑯琊之人子孫世世相傳見其賣藥

計已千年大約三十年為一世

羨嶺祝壽用長生訣事用長生秘訣紫陽真人周義山入蒙山周義山號紫陽真人也

餘玉女義山再拜乞長生要訣羨門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

仙

蓬萊問眷用蓬萊倭倭之眷列仙傳倭倭規里採藥人也食松

實吃松形體生毛四寸能飛行捷切步

錢鏗祝壽用句錢鏗即彭祖有道引術道引行氣也彭祖有疾

閉氣以攻所患運行體中但有疾則閉氣以攻治所患之處復運氣遍行於身中下達趾末

即體口達通也趾足也運氣周遍下常云上士異床上士上等之

也上等之人生而有道性中士異被後成道故不共被而居其

次服藥百暴不如獨臥戒色勝如吃藥人集其術為彭祖經神

仙傳彭祖壽八百歷三代如夏商周之類是也喪去四十九妻

五十四子

壺公言壺中之天本此漢方術傳壺公賣藥懸壺於肆店頭日入

後輒折飛入壺中輒專費長掌房於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乃日

進餅餌日者日且公語去曰隨我跳入壺長房一眺即入但

不語也

見樓觀夫五色重平門閣道侍者數十人公曰我乃仙人也見謫寓寄也壺公自言謫貶

神 輕能屏風上行薰籠上立異人云此兒十五必飛騰父母惡去之

忽聞空中異香作蒜蒜汁只潑之恐其飛騰也既能辟穀每道引

道引骨節珊然人謂鎖子骨少紹為詩曰天覆吾覆地載吾天

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升天為不然鳴珂遊帝都是

夫昂截自尊大也言不為官夫安能不貴復不去去為仙也空作昂藏一丈

擊 擊運脩養為道引華佗傳古之仙者為道引之事熊經鳩顧

熊好緣木而引氣謂之熊經也如自今人效之曲腰兩手一接腰

至地若着力舉起大木鳩顧若鳩之顧後頭與背相傳也引接腰

體以熊經鳩顧之法為動諸關節以求難老貫通不致生病則

胎息 胎食丙傳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咽之名曰胎

食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胎中

外丹 道家以烹萬金至為外丹用鉛汞藥石於鼎以水吐故納

新為內丹吹冷呼而吐故納吸而納新以口吐濁氣曰吐故鼻

河車 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為河車北方正氣乃水東方

甲乙成丹砂東方甲乙兩情合養為一體兩情合養北典東水生

朱雀調運生金花朱雀南方火也既有水有木則用火以燃木

黃芽紫車 姤姤上女玉液脩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

當中以火炙只之百沸水滾也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姤女聖

青色曰清河車句赤色曰赤河車句亦名黃芽樂天詩白樂天又

黃芽與紫車正謂此

姤女真汞

洪上聲

汞水銀滓查

參同契曰

魏伯陽作參同契二卷其說以解周易世實論作丹之意

河上姤女汚火則飛河上則真汞也

漢真人歌

姤女隱在丹砂中舊注姤女真汞

身中鉛汞

鉛氣汞精

坎離龍虎坎腎離心龍汞虎鉛

龍從火裏出

虎向水中生東坡云

人生死自坎離者自受也坎為水為火

離交則生分則死此一離為心坎為腎

此二龍者汞也精也血也

出於腎肝藏之坎之物也肝屬木木生火火暖之不冷也坎於

物也言龍出腎乃水也

與氣為力出心乃人也藏於肺肺屬金金生水水滋之不枯也

離之物也言虎出心乃火也

學道者龍常出於水龍飛而汞無火龍則飛而汞輕也

不曉脩養者龍出於水而汞常

出於火虎走而鉛枯虎出於火而無水故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

出於水而鉛枯矣

向水中生龍本水而火得水而不枯是乃水火之相生也

人能正席

瞑目調息請以久調息謂氣息使氣不促也

則丹田濕而水上

行丹田膈中也膈中若溫而不

熱如雲蒸於泥丸

盛而鬱蒸於頂門火為水配熱必從之

而水必從也

從火裏出也此火為水配正題頭

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

而清血不乾也旬日後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紙

懸

水中生也龍出於火至此時亦

入口熱送直至丹田久則化為鉛所謂虎向

交梨火棗

許穆為護軍長

史入華陽洞得道王母第二十女紫

微夫人常降教之後書與穆曰

王醴金漿交梨火棗飛騰藥也

藥若與之身輕而能飛騰也不比金丹已生君心中以君心猶荆

棘相雜係塵俗道心不全

是以二樹不見二樹交梨火棗也道心

不全是以不得見此二

道士許道士許穆之子名宸小字王斧

不與人間許長史藥與許

道士為侍仙官言我當以藥與許宸

不與人間許長史藥與許

道士為侍仙官言我當以藥與許宸

不與人間許長史藥與許

也作一百石飲待從去聲官經分付其家作酒一百石以待其日果
至召麻姑初七日果至乃召姑至各進行厨金盤玉杯麟脯仙饌
行厨見前叙擾類麟脯以

青精飯 **杜詩** 宜無青精飯使我顏好道士鄧伯元受得製造青精石
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飯七謂食也其法即南獨草水浸米蒸飯

碧海采 **漢武內傳** 武帝也 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碧海之琅菜言碧
菜仙家上

蟠桃 上壽用漢武故事西王母降出桃七枚梅自啖淡二枚啖吃五
枚與帝帝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一結實指東

方朔曰此桃三熟此兒已三偷帝東方朔為即在武

冰桃雪藕 周穆王集方士春霄宮方士也王母乘鳳輦而來王帳高
會進萬歲冰桃千年雪藕

閻風瑤池 問眷閻風仙聚仙傳崑崙圃閻風死境也有玉樓十二玄

室九層玄幽左瑤池王母居右翠水環以弱水九重平聲○弱水水
船不非風標車居羽輪不可到非風車羽輪之輪飛空則不能到

五城十二樓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持也亦

蓬萊弱水 言相隔越不宮世蓬萊弱水之隔帝止也言相隔仙傳謝
自然泛海求蓬萊蓬萊海中仙山也一道士謂曰蓬萊隔弱水

萬里非飛仙不可到

三神仙 翠蓬三神仙之眷三島海中有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三神
仙在渤僕海中勃東金銀為宮闕

十洲 十洲三島仙眷十洲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八方巨海之中
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仙洲並是

人跡稀絕處

方壺負嶠蓬壺方壺仙眷列子湯問渤海東有壑中有五山一岱輿

二員嶠三方壺四瀛洲五蓬萊上賞下聲遐上往還不得暫峙音恥

山不淨暫時停駐仙仙聖訴於帝乃使巨鰲十五舉首戴之迭為

三番迭更迭也每一番五鰲六萬歲一交焉交替五山始不動

藥珠宮藥珠仙眷元稹詩真音閑開藥珠殿神也仙宮

紫府樓居紫府樓居六帖銀宮金闕紫府清都紫府清都神

金銀郊祀志仙人好樓居漢武帝以道士公孫卿言仙人好樓

為之門萬戶皆極修靡欲神仙來居其上也

芙蓉城芙蓉城星聚仙眷詩話石曼卿卒後人見之者恍惚如夢

言我今為仙所主芙蓉城主掌也欲與其人遊不得致與曼卿

與曼卿遊芙蓉城也

○釋教類

佛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遐上訪之群臣訪問也問臣

傳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西域見乃使蔡愔明等往天竺等

蔡愔一人也天竺在西方月支國也求其道求佛家得其書取佛家經及沙門周

或求迎佛法而佛教始入中國佛毅為通事舍人

佛曰疏語用皈依佛日李士謙善論玄理有客問三教優劣三教

道也優強也劣弱也問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日月星

三教之中強弱如何客不能難去甚明則不能之難也若日月星之並明也

象教言奉佛皈心象教杜詩方知象教力象教者謂如來既化佛也

既化佛已諸大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為佛瞻敬之以形象教人

瞿曇佛曰瞿曇坡詩坐令聲曾叟作瞿曇魯叟荆公謂孔子

也

優曇鉢

預脩祝壽用事

人生在時納受生錢曰預修

是人甚稀有

是此也稀罕少也言此人預先納受生錢而有壽者世上少有也

過於優曇鉢

疏優曇鉢花名

今作花鉢誤 應瑞三千年一現則金輕玉出

端出法

般若若惹

超薦用登般若堂

般若此云智慧也言受超薦者則能智慧也

陳文達誦金

剛經有人入冥府見築臺云此般若堂待陳文達

般若航

超薦用乘般若航清涼禪師云夫扶般若者苦海之航

也航若能度化於人使之智慧若海中之航度人登於彼岸

昏衢之巨燭

又知巨燭以照人氏昏之暗也

兜率天兜率雨

下同超薦用登兜率天沐兜率雨兜率天雨摩尼珠

兩者被其恩德言賜也超薦登兜率天則賜摩尼珠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言注照圓明也護世城雨美膳食

則賜美飲食 阿修羅天雨兵仗 羅天則賜之以兵仗護持

浮世界雨清淨

間則賜之以清淨

浮屠教

稱佛教曰浮屠教梵語佛陀或云浮屠部多母馱 沒馱皆

是五天梵語梵夏並釋為覺也楚地及中國之人並解釋以上

數等梵語合稱爾佛等梵語又謂之稱佛 袁宏漢記浮屠佛也

佛者漢言覺也 中華之語口漢中 以覺悟群生也

道也 佛居塔又作浮圖說苑阿育王所造釋迦脚真身舍利塔

佛居塔

始生之佛

釋迦佛既化身阿育王所以造塔以藏其真身之骨及舍利

見於明州鄞縣太宗命取舍利讀度開寶寺地造浮屠十一

級以藏之開寶寺之地劫造塔十一層以藏之

魏主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西山讀與禪僧居之

建也鹿野浮圖塔名也與賜

坐禪於其中

僧德士尼 大藏一覽 男曰優婆塞 色 又曰僧 又曰德士女曰優婆夷

又曰尼

沙門 僧曰沙門 漢記 著 表宏 沙門漢言息也 息欲而歸於無為也 私歇

不致妄想邪思以至無為

乘門 僧曰乘門 梵云 沙門那 翻 僧為沙門那 或曰乘門 唐言勤息之

時又言僧為勤息言譯亦云勤行譯者四夷之音又言僧為勤行謂僧能勤於修行 又曰

善覺 四夷之音又謂僧為善覺言其善能覺悟於道也

沙彌 僧曰沙彌 落髮後稱沙彌 華 如言 為息慈 華中國文 謂安息於

慈悲之地 又謂息惡行慈也

比丘 僧曰比丘 梵語云 比丘 秦言乞士 秦國姚襄之子與好謂上

於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

上人 僧曰上人有過能自改名上人 內有德智外有勝行 幸○德者

而思也知者無所不知也行者言語行事也言行有道以故勝於人也 有德智勝行內外兼備也 在人之上名上人 見要覽

苾芻 僧曰苾芻 尊勝經 苾芻乃草有五義 生不背日冬夏常青

昧性柔軟香氣遠騰引蔓傍布 蔓藤 為佛徒弟理合宜然故以名

僧也 苾芻有以五等之義為佛家弟子故

紫衣 稱呼僧曰紫衣 僧史畧曰 唐則天朝 朝○則天唐高僧法朗等

賜紫袈裟僧之賜紫自唐天后始

五戒 行者稱五戒 凡出家師已許之 許其為僧而 乃為受五戒 謂一

不殺生 二不偷盜 三不邪淫 四不妄語 五不飲酒

蓮社 脩行結為蓮社 高僧傳 僧惠遠居廬山 與劉遺民等結白蓮社

惠遠與十八賢同 脩淨土號白蓮社 以書招陶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即往 淵明性嗜

酒即遠許之明以共修行許其飲酒 遂造焉 淵明以其許陶潛

往矣 陶潛性嗜酒 淵明以其許陶潛

眉而去淵明既空因無酒故不悅攢眉而去

檀那 檀越僧道稱施下同主曰檀那檀越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

稱檀那者即訛陀為檀呼本是陀那誤去鉢底故曰檀那也陀那訛

又除去鉢底二字故曰檀那又稱檀越者謂此人行檀施捨與僧道故稱檀越

能越貧窮海故能濟救貧乏之

伊蒲饌 齊供食曰伊蒲饌後漢楚王英詣闕以縑音兼絲贖罪詔

報曰王好去聲黃老之言黃帝軒轅黃帝之子也尚浮屠之教高僧於還其贖

以助伊蒲塞色桑門之饌伊蒲塞即優婆塞華言近住言受戒行

其罪纏以助其齋僧之飲饌

香積飯稱齋厨曰香積之厨維摩居士遣八菩薩往眾香國禮佛言

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所食也言願得世尊所吃餘剩之飲食欲以娑婆世界施去聲作

佛事於是有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成飯與之世尊喚如來皆稱佛之號也於是香

積如來遂以眾音國之鉢盛飯與之也

梵唄 梵音曰梵語云唄者華言止斷外事梵唄之音不致外

止斷時任為佛事言外事若能止斷則心唄者讚誦之聲也昔曹

子建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音清響哀婉切獨聽良久乃慕

模其節寫為梵唄自此始也

風幡之論 聲叙僧問去聲闍梨奉風幡之論釋氏書名傳灯錄九二十卷六祖惠

能初寓法性寺唐高宗儀鳳三年惠能大師風揚幡動有二僧爭

論去聲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六祖曰風幡非動言非風動亦非幡動動自心耳

言乃汝心之所動脩行者恒正其心不必論風幡

傳衣鉢 傳授佛法謂傳衣鉢語錄五祖弘忍弘忍姓周黃梅縣人七

以法寶及所傳袈裟付與六祖盧惠能法寶鉢孟池州使事君使

太守問曰也字至此會中五百僧不付衣鉢為甚付與盧行者去聲

古本書言故事

王卷

八

典講通說法及應佛行科超度者徒事於外且不能悟道惟虛

行者不會佛法讀他則悟道指虛行者不識字以故不會佛法他者

一事而言五祖謂五百僧曰誰作無象擲即佛掃何衣鉢與首坐一僧

作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上勤拂掃何如惹塵埃盧行

非臺本未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驚曰此全善提本無樹明鏡亦

無慮矣○似如謂之過量人量則為時量之入方傳得衣鉢

傳燈僧傳度小師謂傳燈杜甫望牛頭寺詩傳燈無白日釋書以燈

破暗也六祖相傳法故云傳燈今有傳燈錄○趙次公曰

飛錫請僧云望飛錫來臨高僧傳有神僧飛錫凌空而行者過也

天台賦山名振金策之鈴七策錫也金錫振動釋子云遊行僧為

飛錫安住僧為掛錫鈴然之聲行則飛坐則掛

祝髮賀僧披剃從教讀頂相去堂堂披七着袈裟也剃削去髮也

露頂相唐畫祝髮也祝斷刻草音僧剃髮曰刻草

真體梅檀香木也開維即茶毗火焚也墨客揮犀書名未東坡宿

曹溪場今為宝林寺借傳燈錄讀燈花落燒一僧字即以筆記

示寂以正法眼付弟子脇尊者紹祖位衆以香油旃檀閣維

而視之惟一革履存焉

窓間曰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個僧

禿刹 稱呼僧寺曰禿刹盛刹要覽梵云刹瑟故此云竿今畧名刹

即旛柱也沙門得一法者即當建旛告四遠遠四方也

拓提 寺曰拓提後人誤以為拓提語之中有拓提是也蘭若唐

武宗毀拓提蘭若四十萬區法故毀壞寺院四十萬所杜詩更

宿拓提境蘭若秋風晚

寶坊 寺曰寶坊雞跖集王音只之食雞跖食其跖數千而後足善書者若齊

此義○群王註善書者若齊王之食雞跖食其跖數千而後足善書者若齊

金地為伽藍言衆因故寺號寶坊

蕭寺 稱寺曰蕭寺梁武帝姓蕭好佛創佛寺任也命蕭子雲飛帛

大書一蕭字飛帛詳見後第九卷後李約見之買歸小齋玩之句

號蕭齋出因

方丈 長老所居室曰方丈室顯慶中宗年號王玄策使事西域

西域小國至毗耶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

名餘見前故云方丈

真印 讚僧得大鑿不傳之真印大鑿蓋六祖也謚初達摩奉上佛衣

來梁武帝時達摩自天竺得道者傳付以為真印佛有信衣世

摩奉其衣來行能得道者傳與以為真印至大鑿無傳焉六祖受戒詔州曹溪說法乃

去淨之是乃讚僧之辭也至其衣而不傳○印不傳而

楊枝水 謝僧醫病曰辱洒楊枝之水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

呪能役使鬼神石勒聞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成水燒香呪之

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勒愛子暴病死澄取楊枝蘸水洒而呪之遂

蘇音疎○死而復生曰蘇

百尺竿頭進步 言增添工夫向上進一步招賢大師偈曰百尺竿頭

古本言言文信

三卷

十六

不動人金百尺之高猶未足以動人 雖然得入未為真金六得入空門未及 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言若主加於勤修則足為真也

○鬼神類

木居士 木刻神像曰木居士韓愈木居士廟詩偶然題作木居士衆人之名勸化施財刻木為神像也 更有無窮求福人雖偶然作之便有

馬耳缺 事前定曰馬耳之缺歐公云丁元珍嘗夜夢與余至一廟歐陽文忠公所陵人也元珍名圭臣晉陵人與歐公同年 出門見馬隻耳後元珍除峽州除峽州

余亦除夷陵令去 一日與元珍同游素夾 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如夢中所見門外石馬缺一耳 石馬俗本泥馬詳

無鬼論 去声 阮瞻嘗作無鬼論阮瞻西晉人 忽有一客來坐議論風生以為有鬼 急不可當瞻以為無鬼爭論不已客言吾即鬼也於是

不見

山鬼力量有限 佛修行其中常有外魔現怪佛曰山鬼力量有限 老僧應答無窮

○隱逸類

考槃盤 遁身避世自成其志曰考槃詩 考槃在澗叶為碩人之

寬叶為碩人之考成也槃盤桓也此言成其隱處之室也 陳氏曰

棲迹 自叙曰棲迹丘壑漢叔傳 班固曰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干

其志壑幽深之處也干犯也言釣魚以遂其志也 棲迹於一壑則

天下不易亦 其樂息 一丘可樂之甚雖以天下與之亦不換也

泉石膏肓 自叙不仕之意曰病在膏肓唐 田游岩隱箕山高宗幸

嵩山讀親至其門遊岩野服出拜天子所至也 野服隱處常服也雖見

天子不能勝 帝曰先生此佳否 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
 疾者 愛山上日膏肓膈下日盲皆難療之處也痼疾堅久之疾此言
 桑麻交 杜詩 雖為尚常 書即不及村野人 言雖為官且不及村野之
 藹 愛桑麻交 欣然相見無雜言但問桑麻長 公侯為等倫等
 相並也言公侯則為仕宦之交在田野
 則有桑麻之交豈非相並而等倫也

古本書言故事三卷終

客星犯帝



古本書言故事

四卷

攷正古本註釋書言故事卷之四

廬陵 胡繼宗 編集
安成 陳玩直 註釋

○自足類

不愧少游知足無求曰不愧少游足矣漢馬援弟少游云士生一世

但取衣食絕足絕始初也言始乘下澤車下澤車小車也周

者欲短較渡水除較較猶遲也段形也使鄰里稱為善

人足矣致求羸餘苦耳

安步當車國策顏蠲齊人云安步以當車然緩徐也晚食以當肉

晚晏也言待飢時吃飯則其味可當肉也

巢林一枝斗室自安曰巢林一枝莊子鷦鷯巢於椽之末

枝鷦鷯小鳥名割蒿食其中一曰鷦鷯鼠飲河不過滿腹

鼯鼠大如牛無尾黑色好從河而飲偃若以身覆於水中○言大如牛之鼠飲於河惟滿其腹而已豈能用盡河水耶○此蓋言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猶代子腹煩休息乎遊禪之語終不受

○農田類

策筭共談讚美農人曰策筭共談忘情利祿棄正則文正則名適

文此農策圃笠耕者治於農圃共談隴畝間及富貴多買

膏腴稱其田之好者曰膏腴張禹內殖財貨及富貴多買

田至四百頃頃一畝為一頃四百頃皆涇渭灌溉蓋極膏腴

各涇水出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求與軍高陵入渭二水出渭州情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合流之際始知涇濁渭

清未合之際猶未竟也灌隄陰州翊注其田而不旱膏腴田肥也

求田問舍許記見陳元龍元龍事見後第四劉玄德先主謂

祀曰今天下大亂獻帝世袁曹操孫權為亂欲滅漢之際所均君憂

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以德望記忘其家以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

○漁釣類

江湖散人

散音無繫累曰江湖散人唐陸龜蒙以舟載茶竈笠床釣

具往來江湖號江湖散人無拘束之人樂忘於江湖之上也

玄真翁若笠

唐張志和號玄真子自作歌曰青鷗笠笠其色供青故號青鷗笠綠簔衣新割櫻毛穿成雨衣其色供綠故號綠簔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其志不務得魚故不設餌

但樂志於江湖者也其志不務得魚故不設餌

釣徒張志和號烟波釣徒垂釣江湖而不設餌二○餌釣志不在魚

羊裘垂釣

漢嚴光字子陵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子少與光武同遊大學及帝即位帝光武也光隱身不見現帝令帝令去物色訪之

商賈類

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物色謂畫象其子陵之形象顏色訪求之色以形貌衣服人物而言之

釣澤中帝疑光備禮聘之徵子陵既至不屈光武與于陵同卧于座甚急上曰朕與故人于陵共此耳拜諫諫大夫不肯受去耕釣隱富春山中而樂○按漢書光武得天下皆由于子陵之指教

○商賈類

窺窬于分毫作商而歸謝人曰窺窬分毫耳晉成伯陽市賦談智於

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窺私視也窬門邊小竅也尺寸分毫十寸為尺言小利也談智不遠窺窬不廣作商者引此以自謙言其所得財利若此之不大也

雍樂洛作商歸謝人曰雍樂之志未能忘情耳雍樂善貨財直心敬效之以故不能忘

貨殖傳行賈古丈夫賤行幸也出商於外者勞而雍樂成以饒賈

脂脂項辱處上也饒賈賤賈貴賈也脂牛羊有脂膏也樂

倚市門富而可求則市門可得而倚矣計其丁口田富相什同則卑下之多則當謙卑居其下也

糧以造冊也富相什同則卑下之多則當謙卑居其下也

百則

編戶之民

排戶

籍

百則

籍

籍

籍

籍

籍

畏憚之百家資千則役千家資千倍也役使也萬則僕萬家資萬倍也則為其家
如商刺七繡紋不如倚市門以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言已上之所

收息百三今人解庫是其遺意解庫後主量其貨物而抽分遺下王

莽令去聲市官收賤賣貴王莽就漢平帝自除貨與民收息百月三

除借貸也息利錢也百一箇錢也月每一月也三收取三不錢

也謂借貸錢一百箇每月取利息三箇如銀一兩每月取利息銀

為鬼所笑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歷過也位官爵位也九卿漢以

家將營什一之方營為也方法也什一之方十分取一之法若周

氏所謂什一者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乃嘆曰貧窮固有命固

天下之中正也

也乃復為鬼所笑遂止止其法竟

○送行類

祖道餞遠行者曰祖餞行軒祖祭名軒車也言漢疏疎受乞

骸骨歸廣為太子太傅是叔受為太子少傅是姪周制太師大

於卿士也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去聲張東都門外祖道古之行者

祭甲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送者卓數百兩兩輪曰兩○祖道送

後行之也供張者陳設也

行之際因饗飲上見昔黃帝子累累祖好號遠遊死於道於道故

脂轄轄叙將出行者起居脂轄戒嚴戒嚴整肅左傳襄公三鄭子產

曰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則以脂塗之使旋轉快也隸人牧圉各贍

其事徒隸之人與夫牛牧馬園各瞻視客之所為隸人牧圉各贍

後垣墻而入晉平公使士文伯責於子云子產對曰云云吾聞

昔晉文公為之盟主宮室卑小無觀臺榭榭惟以崇大諸侯之館舍

古今書言故事

今司空以時平治道塗者使之以時塗館舍之宮室諸侯賓至
則有甸人以設帳從有人代役中車脂轄隸人牧圍各瞻其事云云
所安處賓之僕從有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於是晉侯見鄭伯有如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詩泉載脂載牽音去還音旋車言邁音牽車軸也

趣音去裝趣裝戒嚴漢曲暴為齊相去聲肥封為齊王肥相之一子及蕭何薨
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高祖曰曹參乃趣治行裝趣與促同

治任音平束擔担曰治任音平昔者孔子沒魯城四上三年之
外門人治任將歸治整理也任行李擔也門人將歸入揖於子貢

賕信行以物送行者曰賕行音平公孫丑章句下孟子於宋謁七十
鎰亦而受音平送也送金七十鎰每孟子曰當在宋也子將有遠

行行者必以賕音平受宋謁受之其故河也孟子曰齊之受陳臻問曰齊謁不
之是貨之也宋之謁子有遠行之故而受之未有所虞而受辭曰
謁賕句予何為不受音平遠行之賕則我何為之彼之謁我

行色謂人將行者有行色音平莊子盜跖孔子說稅盜跖音平只說以言化
人婦下季之弟也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後稷諸侯聽人牛馬取
軍有急聽臣請南面使吳越比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
更始羅兵休卒牧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將軍之行而天下之
頭也盜跖大怒曰汝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妄生是非以
汝所宗尚者堯舜等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為天子
而後世絕滅介子推尾生等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者一月之閒不過三四日而已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亟去走
歸無復言歸遇柳下季季曰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
見跖耶音平也微非

戴星早行曰戴星而往音平呂氏春秋集賓客作音平處伏子賤為單善父

古本書言故事

四卷

五

五

五

五

南宰單父縣名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設法令人各掌其事巫馬

期為單父宰戴星出戴星入而單父亦治不能任人星未沒而出

星已出而方入故亦治焉此節之義可與後第七卷縣宰類琴堂之下通看

乘輿有所往云乘輿晉王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

清朗四望皓然忽憶戴逵思慕也逵時在剡在會稽也便乘小

船詣之詣往也造門不前而返至逵門而不入遂反人問其故曰乘輿而來

與畫而返何必見戴安道耶戴安道字附驥孫述傳蒼蠅之飛不過數步附托驥尾

得以絕群驥良馬也一日嘗經人鄉里云假道鄭鄉嘗會也言與垂棘之璧所出美王假

假道嘗經人鄉里云假道鄭鄉嘗會也言與垂棘之璧所出美王假

道於虞以伐虢假借也自晉代魏道出於虞

驪駒客別歌驪駒詩漢記漢戴驪駒逸詩逸詩遺客欲去歌之

文穎曰其詞云駒之疾兮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言馬牽車在路則僕

陽關曲送別唱陽關曲王維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

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在長安西後人以為陽

關曲三疊迭唱之句重唱之後三

○行役類

行色杜甫奉高使君寫適字達夫唐時人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

嚴程嚴鴛嚴急也問人遠行曰嚴程在幾時杜甫送長孫判官聞君適

萬里適往也取別何草草草七猶匆七天子憂涼州涼州漢武威郡

西節度給所不嚴程頃到早曹子建詩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

失故天子憂也遊

○水程類

錦帆

問人行曰錦帆何日掛杜甫送王判官王判官扶侍歸黔中杜

大家音姑東征逐子回大家指言王判官母以姬氏比之也後漢曹

官令皇太后貴師事焉號曰大家子彭為陳留長垣縣長大

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杜甫引之以此王判官母也子指王判

牙檣

杜甫之舟詩春風自信牙檣動檣也古詩遲日徐看

錦纜牽隋楊帝錦纜罷舟牙檣錦纜皆引之以讚羨也

○問歸類

榮貴

還鄉曰錦歸畫繡漢朱買臣上賞書武帝拜為侍中辭受

謝恩遷會稽太守會稽即止曰武帝富貴不歸故鄉如衣去繡

夜行夜行衣穿着也着繡買臣辭謝歸誠齋贈李童子詩誠齋姓楊又

秀盧陵人宋時嘗獲閩李七致仕於家春風書錦歸吾里

問遠

歸曰跋涉不易意詩載駟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早行

曰步許穆公夫人衛國昭伯女也聞衛亡驅馳而歸以帶之夫

至於衛許之大夫奔走跋涉而來以衛之亂欲止夫人之歸夫夫

相

賀人得財歸曰相載而歸國語諸國之語作此書故曰春秋

後相載而歸物滿裝載而歸也馬周初入京逆旅數公子飲酒不

濯足

招遠歸者洗泥曰濯足異苑馬周初入京逆旅數公子飲酒不

顧周逆旅客周乃呼斗酒濯足足眾異之

軟脚

酒與濯足同意坡詩還須更置軟脚酒為去君擊鼓行金樽註

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三千各人

三千以為軟脚局凡人出有賜曰餞路反有勞曰軟脚三千不言何物不可考也

醫者

類醫者類

醫國

稱頌醫者曰醫國手段國語前注見晉平公有疾秦伯使醫和視

之文字曰文子晉大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七國上等良醫其次

救人固醫官也官猶神樓散厚賜神樓散一七裨漢武內傳李少紹君字雲翼好號道

入泰山採藥脩絕穀養身之術絕谷不遇安期生仙人少君疾困叩頭求活安期生以神樓散一七與之散藥中湯劑也服即愈服也

杏林稱美醫士功滿杏林廬山記董奉每治人病七愈令評種杏五

株遂成林董奉令病愈後上賞昇董奉昇

肘後要急方四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照病鏡葉法善有鏡鑑物如水人有疾以照之盡見臟腑

中所帶之物然後以藥療之竟至痊愈

典從去容容紀異錄盧端為莊宗管記莊宗後唐李存勗也會醫

陳玄補大原府醫學博士會正其時也博端立草云草也既懷厚

朴之才言陳玄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言其動靜厚容不迫也蓋厚

元是元是意而意而言也

醫者意也因話傳許胤印宗名醫良醫人問何不著書問其何不著

後曰醫者意也夫人之病在乎心脉之深趣不可言傳作醫書法

○地理類

青囊經晉郭璞字景純博學而妙於陰陽筮曆有郭公者客居河

東精於卜筮是卜以龜殼占用火鑽之以火吉凶命龜之辭曰

故假借泰龜以占之命筮之辭曰假爾泰筮有常然後以著香致致

執筮在手以祝天地命筮之辭曰假爾泰筮有常然後以著香致致

置几上以象太極却以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手所分之著

末後自四筮及以下零者初掛之手無名指問又取先分左手之

著如前四筮之末後之著與初掛之著相和置於几上存

三堆皆多是為老陰乃為六爻三堆皆少是為少六爻以上則為多

本書言故事

本書言故事

本書言故事

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講老子肆陳物而責也老子即太上老君所作道

德益州牧欲屈之終不敢益州今成都府牧李

瓦下即今筮告卜也神龍中神龍中宗年號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

靈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

○巫者類

季咸獎巫者曰得季咸之秘術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人見之棄而走

○畫者類

善丹青吳融畫山水歌良工善得丹青理良工能繪畫者最善丹青之妙理也輒向

茅茨畫山水輒專也專向茅茨所蓋之屋圖畫山水

惠崇小景欲寫烟渚寒汀敢煩惠崇妙筆荆公即王安石僧惠崇建陽人工畫鴉鷺為尤工小景善為寒燈烟渚瀟洒虛曠之狀又

工詩

墨竹師山谷墨竹序墨竹起於近世不知何所師承師所授者者言起於近世不知其所從初吳道玄作畫連筆作卷不加丹青時人宋避諱改為予意墨竹之師起於此

六法請畫者曰稔稔忍聞六法精妙稔熟也言熟開知專相請也**筆品**畫有六法一

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

經營位置位置猶言鋪排六曰傳移模寫

妙畫通矣稱頌畫工曰妙畫通靈世說顧長上聲康之曾以一厨畫

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珍惜長康以其畫極好空愛而重之也玄乃發厨取之封題

如初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矣变化而去了桓玄直云畫之通無

恠色長康以其畫美矣能变化不以為怪

金陵畫壁金陵今南京是也近見金陵畫壁端拜敬服水衡記張僧繇由於

金陵安樂寺畫兩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太人以為妄因點其一須更雷電破壁一龍上天一龍不點睛者見現在后山叢話

閻立本初觀僧繇金陵畫壁句曰得虛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去夫扶立本以畫名一代立本以

名手其於張高下間去聲爾遠也爾近也而不足以知之僧繇所遠近之類立本所不能知世人強其所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疎乎

鄭虔三絕虔音稱人畫山水曰得鄭虔之三絕唐鄭虔善畫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下奉帝大署寫其尾曰鄭虔三絕鄭虔州人

王墨山水王墨復生不過是也諸人畫之好也王墨善潑墨號王墨善潑墨酒酣合之後酣張晏曰中酒也應劭曰先以潑墨綃脚踏手捫門門以手捫也隨其形象為山為水為石為樹條束忽造化不見其墨汚之處

寫生謝人惠花軸曰蒙惠寫生敬當珍襲珍寶重也襲封裝也黃筌父子及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跡殆近也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筆益之殊草草率略施丹粉而神意迥出別有生意筌惡去聲其壓已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罷之不取也熙之子乃效諸黃格諸助語字黃格黃筌格式也更不用墨筆直以采色圖謂之沒骨圖凡人皆用筆起筆見形露跡若有骨筌不復能詰於此不復能遂得齒院品書院之品弟齒列也以其畫之然其氣韻象也生意活不及熙遠甚

崔白翎毛謂畫者曰稔聞妙筆潯崔白之遺崔白濠梁人攻畫句雖以敗荷鳧雁潯名讀然尤精花竹翎毛

好手杜詩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

畫生

寫生

沒骨圖

翎毛

好手

○傳神類

寫照

傳神寫照謂傳寫人之形也顧長上康每畫人數年不點眼人問

之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阿堵從言那個也○愷之傳阿堵也所謂眼者眼目之德名也

寫真

趙縱令聲韓幹周昉寫真令使郭汾墳陽女曰郭子儀封汾陽王以女嫁趙縱

前畫得趙即狀貌後畫兼得其神意情性笑語之姿此節大畧詳見下節

神氣情性

請人傳神曰神氣性情尚賴周昉之丹青句周昉窮丹青

之妙郭令公子婿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復請昉寫未能辨其

優劣列○郭子儀嘗為中書令号令公子婿女趙國夫人歸省上

得視父母安否也令去公問此畫何人對曰趙郎又云何者最

顧虎頭

請傳神者曰聞君得顧虎頭之遺筆顧愷之為虎頭將軍畫品云愷之字長康小字

似谷云兩畫俱似前畫空得趙郎形貌後畫兼得其神氣情性虎頭二說未知孰是坡云傳神之難在目目重瞳子也顧虎頭云傳神寫照在阿

堵中阿堵中已見南都程懷立眾稱其能讀於傳吾神大得其全

吾眾人自謂已也衆人稱其懷立舉止如諸生諸助語字也言懷

然如生而傳吾神大得全體之妙也懷立舉止如諸生立所傳之神舉止

有神氣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墨執着描模且無生意懷

立之畫超越於筆墨之外而有自然生成之象似未用筆墨也

麋鹿之姿

自稱曰麋鹿之姿尚賴叔瞻之妙筆晦庵送寫照郭拱辰

序宋朱熹字元晦曰世之稱傳神寫照者句能稍得其形似已稱

為良工良工巧手今郭君拱辰叔瞻叔瞻字乃能與其形神意趣

而畫得之斯亦奇矣云為予作大小二像宛然麋鹿之姿林

野之性麋鹿之姿朱子謙言已之容貌即不過優遊山林特以示

人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知其為予也

金粟影筆

稱傳神者曰金粟影筆畫維摩古有維摩居士胡澹庵贈寫真

劉琮序滄庵名銓字邦衡鄉老劉琮慶先慶先名琮字天機精到句得

益忠簡盧陵人

金粟影筆法恨無褒鄂之丰骨以發其奇逢褒公段志玄也鄂公

功臣潘奄自謙言我无鄂公褒公功臣潘奄自謙言我无鄂公褒公

之丰骨以發見劉琮之妙手也杜詩送許八拾遺杜南於許入

諸篇未故下虎頭金粟影虎頭注見前虎頭所畫金粟如來阿含

文詩云雜忘金粟影經曰金沙地便下是金粟如來今云金

粟影即維摩圖也維摩居士乃神妙獨難忘佛經有金粟如來謂愷之

所畫維摩也愷之於瓦棺寺畫一維摩瓦棺寺在南京開戶往來一百餘

日工畢句將欲點眼謂寺僧曰弟一日開者責施去聲十萬責令也

舍也第二日開可五萬弟三日開可任去聲例責施任委任也委任

而及開光明照寺施者填田田調者多塞滿也咽者多塞滿也

○射藝類

貫蠶音稱射者曰得貫蠶之技列子戰國時鄭人列禦寇昌學射

於飛衛七曰視如大如視微如著而後告我微而如昭昭者有形象

也昌以鰲雜尾垂蠶於縮有間聲野牛黑色尾虱咬人重也南

面而望之旬月之間浸大及遂三年之後如車輪每日懸風而現

如大視微乃以孤胡矢射之貫蠶之心貫穿也謂射箭

觀者如堵五板看者多曰觀者如堵記射義孔子射於矍脚相去之

圍矍相地名家語孔子觀於矍脚喟然嘆曰能脩身而後發蓋觀

者如堵立如堵之環言人多也

百步穿易獎射者曰有百步穿揚之巧史楚有養由基善射去柳葉

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去聲

○博奕類

博奕傳局戲奕圍棋論語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未有好博

墮落坑塹為入求薦舉曰此身墮落坑塹塵史樗樞蒲經曰九近閑

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閑及前一子謂之坑閑雙六盤落坑塹非貴

中門也

落坑塹非貴

采不能出謂兩馬成把門則底上二馬在出所凡一馬打一馬如

遇六踏馬則一馬可踏六馬凡一馬單行還一單馬打之可也如

官詩能消永日是樗蒲樗蒲雙坑塹猶來似宦途言坑塹之蓋樗

浦所難者在於過關以前後為坑塹畏墮落耳

橋中之樂

洛請人奕棊曰欲相與為橋中之樂耳有巴印窮人不知

姓家有橋霜後諸橋及收餘二大橋如三四斗讓○盜盆也橋

或張巴人即令平聲攀摘輕重亦如常橋割開每橋有二叟鬚眉皓

與決賭畢着完一叟曰君輸我云一叟曰君輸我言若泰然後日

先生於青城草堂還我耳一叟曰王先生許我來竟待不因橋

故等待橋中之樂不減商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四

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周悉

之毫釐周悉草根毫厘小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嚙之

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博

擲骰投子賭樗蒲擲骰打雙陸以賭采也言賭曰呼盧盧紅

賭博者但呼盧晉劉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句一判應平至數

百萬先判雙陸一帖也或曰一會一會餘人並黑擲以還黑擲雙

點而輸之點也其餘之人並得黑惟劉俗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紅亦

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俗惡平之因按那五木按以手

以木為之陳思王用兩子以骨為之曰老兄試為去卿老兄

即成盧房声高毅意殊不快毅亦成盧

北采戰行也惟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連呼叱之上明皇也投

子宛轉而為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緋紅朱也今散

手談世說支道林以圍碁為手談對坐無言以手

坐隱世說王中郎以圍碁為坐隱在哀制中哀制居喪祥後客來居

揪局揪音碁碁盤曰揪局瑣言唐宣宗朝潮日本國王子來朝善圍

棋帝命諸詔顧師言與之對手帥言為待詔官名王子出本國揪

玉碁局冷暖王棋子蓋王之蒼者如揪木之色冷暖者冬暖夏冷

爛柯晉王質伐木至信安石室山信安今衢見數童子圍棋與質一

物如棗核含之不覺飢看碁未終視斧柯已爛柯谷歸無復時人

年代已久無復有舊時之人矣

○樂技類

天廣樂史秦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帝天上玉帝鈞天

帝賜以策秦遂大昌策簡

八能書劉札叙二至時令去八能奏音後漢天子以冬至夏至御前

殿會八能之士陳八音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金鍾也石磬也

革鼓也也木祝也也改也也發音陶所樂均度八能之士各執所

細抹將來閑覽宋陳正敏號遜齊太祖內宴令去進粉故名頭食後

人宴終方薦此味蓋失其次耳又州郡公宴將作曲伶零人呼細

抹將來公宴今卿飲酒是也蓋御宴樂先以絲聲發之琵琶阮壺

琴之屬皆以絲為後以眾樂和去故號細抹將來抹粉之今所在

興起樂和以竹管簫笙之屬皆不惟訛其名亦且失其次矣惟

不且失其次序矣且

古今事考

羯鼓 夷樂故以戎羯為名 **羯鼓錄** **唐** 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八音

之領袖 明皇云羯鼓玉笛乃為八音之 春兩初晴景物明媚 明皇

物遇晴皆 帝曰對此景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 判新宴賞乃命羯

鼓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 擗鼓夷狄之樂命之臨軒 回顧柳杏

皆發上笑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乎 明皇言回顧柳杏皆發我

與我為天 又製秋風高 製作也秋風 至秋高迥徹 秋無雲天所

樂句 拍板曰樂句 **唐** 韓愈皇甫湜 實 一代龍門 望為 牛僧孺携所業詩之

人不取接見有能接見者各為登龍門蓋以 業平生所為之事業 其首篇說樂韓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

為什麼僧孺曰樂句 以拍板句之拍之八音奏動皆謂拍板有得

者隨而說之 二公大稱賞 故曰樂句

故曰樂句

○雜戲類

傀儡 起漢高祖平城之圍 將擊之聞冒頓單

十居代谷悉發兵三十萬北逐至平城平城縣屬代郡其城一面

即冒頓特妻閼氏 兵強冒頓匈奴長名閼氏 陳平知閼氏

妬社忌造木偶人舞 皮間 以繩牽之 舞於其間 閼氏謂是生人

慮下城冒頓必納之 遂退軍 史但云秘計 六出奇計此一計也

其策下耳 策為高

戲 王子醉初平熙河教軍士為訝 **戲** 戲 雜劇而眺曜也 遂

甚行于世 效之 昔子醉與西人對陣命軍士百餘人為訝 **戲** 隊出

戲 車前虜見驚愕遂擊破之

言布也王德布天下今得會聚飲食由漢律二人以上無故群飲

者罰金故賜帳乃得聚會飲食唐宋無帳禁亦賜帳者蓋聚作技

古本等言故言

帳殿今之帳房

舖三日

舖三日

樂年高教坊一小兒筋斗絕倫絕倫無人能與之相若也乃衣

緣長竿倒立向立頭向下一足尋復去手竿不不久也死轉於地大呼

久之垂手翻身而下樂人皆捨所執所執樂器也宛轉於地大呼

萬歲宛轉者徐七然俯伏百官拜慶中使宣旨云官各使此伎尤難

近方教成言此伎甚難近時方成尚能其實小兒也此句乃

明小兒假扮為女子也

野郎鮑老后山語錄曰楊文公即大偶語語俚里而意近俚語俗

相傳以為笑其詩曰鮑老當楚笑即即笑他舞袖大即當長之貌

若教鮑老當楚舞轉更即當無袖長

身軀類

守口謹言曰守口如瓶張水口以發言難出

瓶水易傾故守口之口如守瓶之瓶也瓶口如守瓶之瓶也

不可再取故守口之口如守瓶之瓶也瓶口如守瓶之瓶也

行若城之破也夫敵人之意既誠而後心正意有不誠則私欲

可口味堪嘗曰可口莊子相如梨橘柚又曰相與同似梨

皆可於口三皇五帝或以禮義或以法度所用不同則歸於治

口漢陳遠為河南守句至官讀召書吏治持書謝故人任所也凭

平几口占授書吏授吏之口隱度其言語以

唾面忍耐不較唾面自乾唐妻師德有度量弟守代州

為代州弟弟曰人有唾面讀索

之唾面言人吐唾於我面而師德曰索之是遠其怒唾汝面則當

革面小人改順為革面易革卦澤火革上六自下而上三三君子豹

革面澤火革卦名也上六自下而上三三君子豹

革面澤火革卦名也上六自下而上三三君子豹

革面澤火革卦名也上六自下而上三三君子豹

革面澤火革卦名也上六自下而上三三君子豹

革面澤火革卦名也上六自下而上三三君子豹

變謂華道已成君子遷善已從華而變華小人華面謂齒遠之小其容而向逆其風化也華而者象曰小人華面順以從君也柔順

面折而責人過曰面折漢汲黯為人性倨音據也倨少禮面折不能

面諛阿諛人曰面諛諛下單訛訛移之聲音顏色讀距拒人於千里

面諛之外諛上自足也非絕人也諛下言人苟不善則其人特曰諛也

面諛聞之士不與之交故直諫多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諛諂而諛之人

面諛至矣諛佞也諛卑也而諛之人既有過不能直諫而當諛諂

面諛能破句反橫行猶言平伏破綻季布曰會妄言是面諛也

面諛自恣於其間而無拘碍之者也季布曰會妄言是面諛也

面諛使人笑曰解頤漢匡衡好學匡衡家貧無油燈鄰家之壁

面諛相時為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當來也當此之際匡衡尤未為相

面諛匡語詩解人頤頤匡衡但說詩即取笑所以使人笑則頤開致頤

面諛也額動

朵頤易頤卦山雷頤初九在下三三舍爾靈龜觀我朵頤爾謂初

朵頤爻也靈龜不食而壽本可以不求養於小今乃捨其本性之明而

朵頤現我朵動其頤頤所以凶○徐氏曰頤卦全體內柔外剛有龜象

朵頤養也含爾靈龜失其靜養之道觀我朵頤溺於動養之致也○朱

掉舌掉去聲詩抑篇無易意由言九言語皆由已口所無曰苟矣且而

掉舌發言必思之莫捫朕舌捫執持也朕我也蓋無言不可逝折音矣

掉舌而後言可也莫捫朕舌人為我執持其舌者無言不可逝折音矣

掉舌當執守不可放去也韓詩悔舌不可捫不善則悔過既悔過則

掉舌持矣皆當謹之於先韓詩悔舌不可捫不善則悔過既悔過則

掉舌四不及舌戒言之差驕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掉舌四不及舌語類淵棘急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駟不及舌駟四疋馬也言子成之意乃君子之意言出於舌則駟

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蓋出於此○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

不知義禮是不學也夫入有美質而必加以文飾以子成之言子

饒舌指多言曰饒舌傳燈錄閻丘覆胤印出牧丹丘豐于禪師謂曰

若到任去聲謂文殊普賢在天台國清寺執爨饌洗滌寒山拾得是

也天台仙閻丘胤至寺訪之二人在厨圍爐笑語胤致拜二人連

聲叱咄叱音尺叱數入寒山執胤手曰豐于饒舌豐下是阿彌陀

賢化身服膺服念曾庸中庸子曰子思引孔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中庸天

道庸者天得一善則拳七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各

下之正理得一善則拳七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各

息肩二年鄭子駟請息肩於晉子駟駟鄭成公子也是歲成公有疾

晉成公弗從孟子序息有弛擔

假手伊訓伊訓書篇名也訓肅也太甲嗣位伊尹子其子孫弗率

率循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

湯以誅之籍手持物惠人曰籍七手左昭公十六年晉韓宣子私覲於鄭子產

親見也宣子各起聘于鄭宣子有玉環鄭國商人亦有玉環宣子

請于子產欲得之以成雙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

周斷之蓬蒿而共震之世有盟誓彼此無相侵奪故能相保今若

奪商人之玉與公是使敝邑背盟失諸侯之心宣子自責曰起不

敏竟辭之鄭六卿餞宣子以玉為馬以玉與馬籍手以見曰子命

起舍拾夫扶玉子環是舍之也是賜我玉是恩與賜而免吾死也

且免我之死罪也○上文子產與宣子言若奪玉則背盟失諸侯

之心諸侯必來伐宣子聞之恐懼禍及於是告子產命其舍玉而

免死敢不籍手以拜籍借也言豈敢不以

也

炙手可熱 權貴勢焰炙手可熱唐崔鉉進左僕射亦見前第一卷

與鄭魯楊紹段復壞 薛蒙頗參議論薛蒙頗參議論

時語曰 相與為語鄭揚段薛

欲得命通 達而有濟遇魯紹瓌蒙

杜甫麗人行 杜甫作此篇紀楊貴妃姊姊曲名依此四人而已

不龜手 唾消遙遊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有客聞之以百金買其方百金

水戰大敗越人吳王裂地封之 也吳王以其有功

失左右手 喻失所親如失左右手漢高帝

韓信亡去蕭何 自追之亡去蕭何

言人私徇高下其手 襄公二年楚侵鄭穿封戌恤囚鄭皇

公子圍爭之 公子圍楚共王之

伯州犁曰請問 於囚

寡君之貴介弟也 介大也言此乃楚君貴盛之弟也

此子為穿封戌 是穿封戌乃

方城外之縣尹 也

誰獲子 皇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趨亦趨

田瞠 撐 若乎其後矣瞠直視也○九行必有塵起在後行若踵其
但瞠若乎直視也其後矣顏淵借此夫子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
而失之可不哀歟
汝許汝與我相並倘然
汝不聞此道可不哀歟

掣肘

為事所牽奪曰掣肘掣牽也 魯使慮 伏子賤為單

善父甫令也知縣子賤借善書者一人魯君微發單父子賤俯仰奉
君反責之子賤請命於魯君曰但得一善書使書
者單父即治矣○非實用書者蓋設譬喻耳
賤從傍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又引之書者辭歸以告書者
賤歸魯將以掣肘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魯君言子
之情告於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魯君言子
之所擾不得專施於政一如書者有掣肘命母無徵發單父化甚
之患不能寫好字也單父不治者此也
行發之擾單父大治彈琴不下堂

三折肱

言人更歷事變曰三折肱左定公十年 晉范氏字吉中行杭

氏名寅將伐晉定公范氏中行氏皆晉齊高強曰高強齊子尾也
魯遂三折肱言人三折其肱然後深知治療唯伐君為
不可言已如良醫識病民弗與也則國人之所我以伐君在此矣
我以伐君折肱主以矣故深知良醫治病之法高強齊君取敗故
出奔非實折肱譬喻以止代君之故二子不聽遂代公國人助公
果敗

為來抗腰

晉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山至縣吏白應平束帶見之

督郵主諸縣罰負即殿糾察之事後漢郡主簿亦曰督郵陶潛當束帶
以禮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即解印
米則為令既為令督郵至須束帶見之以奉上也既見督郵
則折腰故發此嘆遂解印綬休官作歸去來辭

容膝

自言居小容膝歸去來辭倚南窓以寄傲徒倚向南之窓下

審容膝之易安知楚常足信以容膝之小室亦易
妻曰楚欲以我為相騎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因
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因

古本言言故事

四卷一

十一

楚國之愛其可乎劉向列女傳作楚於陵
妻未知孰是湘明本此而有容膝之說

茲膝不屈唐田承嗣據有魏地郭子儀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曰茲

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極敬而始拜也

新造老頭皮仇池筆記真宗東封東封泰山積土增山以招得隱

者楊璞上問卿臨行有人作詩否曰臣妻一

首云且休落魄托耽盃酒也成其勿急惰而好於酒更莫猖狂

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常言是這回斷送老頭皮這回笑言

怒髮衝冠史前相如秦璧入秦趙惠文王嘗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

秦視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拈璧卻立倚柱如見秦王

失信不能還城詐言語怒髮上衝冠相如遣使者持璧間行先歸

而歸之餘詳則後第五卷歸類全壁之下

言恐懼過甚畏者畏尾左鄭子家曰子家鄭公子歸生也

公合諸侯于扈靈公於是見鄭伯以為鄭有二心向於楚也

子家故托下古人有言曰如下文所云畏首畏尾譬如一身既畏

恐傷身其餘則其身中不畏者所餘能幾何哉以警前鄭

生死骨肉叙謝厚恩生死骨肉襄公二年楚令尹遠委子馮平有寵

者八人愛者八人皆無祿多馬申叔豫曰觀起有

寵於子南楚人現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子南得罪觀起時其

納賄所政楚國之人皆以其為患楚康王將治觀起車裂起以狗

于南之罪遂殺子南于朝遠子得觀起車裂起以狗

于四境即分尸示衆也何獨不懼子南之後復以子馮為令尹

叔豫不與子馮語既退朝子馮至申叔豫家問何不與我語我若

有過願以聞之叔豫言今我何獨不懼非罪而求寵愛與子語乎

遠子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皮而骨肉也人者曰吾見申叔夫

子所謂已死復生白骨更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遺八人而後康

生肉也夫子指稱申叔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遺八人而後康

古本書言故事 四卷 十三

王安於心不疑子馮
子馮所以免禍也

形骸之內言相忘共遊形骸之內形骸外也而子索色我遊於形骸

之外非與我形交而豈不過哉此蓋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
產謂中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止
乎申屠嘉曰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止
與我後學亦德遊於形骸之內而非徒習形骸之外
告以子出我止為孝豈不過哉夫子稱伯昏也

○身體譬類

京兆眉畫眉嫵漢張敞為京兆尹漢都于長安號京兆後帝都通

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長安漢立都今陝而是也傳
之有司以奏有司也上問之也前漢宣帝長安之人傳講張敞眉

私有過於畫眉者皆言眉以為羞也敞言夫婦之私人

蛾眉詩碩石篇名指閔莊姜也閔傷痛也莊姜衛莊公之妻也莊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作此詩齒如瓠犀公感於嬖妾使嬖上階許姜賢而

閔而憂之遂作此詩齒如瓠犀公感於嬖妾使嬖上階許姜賢而

也下秦秦有蛾眉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也其眉細

寵也魏國夫人承主恩魏國夫人揚平明上馬入宮門平明也

邛屨脂粉浣顏色者假此粧飾猶夫人以其顏色極美嫌脂粉

反汚其顏故淡掃蛾眉朝至尊朝音朝也

壽陽宮額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殿下人日正月梅花落

主額成五出花梅花每朵定是五瓣花額仍成一朵拂之不去自後為梅花

粧因此後人效之粧

樊素口小蠻腰楊柳小而軟言小樊素口櫻菜果名小而紅言楊柳

小蠻腰楊柳小而軟言小樊素口櫻菜果名小而紅言楊柳

宮腰漢馬廐傳德皇馬援長子明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腰細小

宮腰大者紫縛不食使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腰細小

沈腰宋沈約字休文東陽人久居端揆端揆僕射參拾百揆也

沈腰沈約字休文東陽人久居端揆

有志台司而武帝不用武帝南末高祖也。上台司命為太尉中

日台司沈約以其久居僕射而其遂以書陳情於徐勉徐勉字脩

帝言已老病數旬革帶應因移孔數眼以勾帶以皮為孔眼也。梁

病久腰小帶移孔矣借以比其久居端揆也。東坡詞多病休

文今瘦損言多病若沈不堪金帶垂腰腰小帶寬

玉樓銀海侯鯖錄東坡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眩即眼王荆公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眼為銀海坡曰惟荆公知

眼波秋波皆眼舞賦目流涕而橫波謂斜視如水

頭看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新婦娥女兒浦皆地

雲鬟阿房宮賦杜牧之遂作此賦髮新縮雲鬟整然如高髻雲鬟宮樣粧

髮新縮雲鬟整然如天外綠雲之疊七

蟬髮古今註魏文帝宮裏瓊樹始製為蟬髮望之縹緲如蟬縹緲

故號蟬髮

玉纖手唐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為支使杜紫微杜

中書舍人亦名紫微即時出為支使支使幕官從事南座有厲燭

意之處屬意也南座有可意索色投子賭酒索取也投子杜微

吟曰投子巡七塞不露手於外也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七

祐應曰但應因報道金釵落彷彿還露指尖露出手難見報道

見報道金釵墜也十指露春筍纖長此與前

春筍東坡詞報道金釵墜也十指露春筍纖長此與前

冰肌莊子藐藐姑射亦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長八約若

虎射子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

厲而年較豐熟吾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大浸稽天仰不溺大旱

不濡而年較豐熟吾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大浸稽天仰不溺大旱

度量也言度神表峰峻外貌若山金山萬丈緣陟難登以一節乃
之意此高難登也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六尺為一尋此一節乃器
測其深淺何比之

瑶林瓊樹 造拜瑶林瓊樹之姿王戎曰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
自是風塵表物風塵庸常之輩抗走風塵之間若表外也言王衍
精神姿質高徹如瑶瓊之樹乃超越於常人之外

冰壑玉壺 一聞冰壑玉壺之韻杜詩入奏行禮驥記之子驥記之子驥良馬日

鳳之雖烟如清水出萬壑壑深坑也烟然如水置在迎風寒露
之玉壺置安置也猶放下也迎風館寒露皆漢武帝所製

貫犀表 不靚靚也貫犀表伏犀天罡相竇軌伏犀貫玉枕
王枕后腦也如謂骨當領上入髮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立功之
際隱起至後腦如伏藏犀角也

後漢 李固有奇表出角匿犀犀角者昂上有骨如犀足匿犀伏犀表也

不瞻 一段翠氣山谷詩看字之間如太華一段翠氣終南大華太華峯也止有玉井道花故以花為名終南山各官字

不接 一團和氣春風和氣謝顯道名良佐上蔡云明道先
生程顥浩坐如泥塑人端坐接人則是一團和氣宋公揆拈見

明道先生于汝南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公揆字
一節見前第一卷師儒類故

不靚 清揚詩野有蔓草名篇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清揚眉宇之
以目坐春風中之下

不近 玉山晉裴楷字叔則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叔
則如近玉山映映人也

不親 玉立晉羊祜音付○字叔體樣玉立可以整肅朝廷

星 疎疎也杜詩早年見標格秀氣衝規星斗

古今書言文第 四卷 十八

風度不瞻風度唐宋璟影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宋璟作梅花賦后相玄宗封廣平公

玉樹不親玉樹相親近也杜甫題栢六兄弟屋室叔父朱門貴仕

蕭洒美少年崔宗之為人蕭洒如王樹臨風前紫雲明

日角珠庭湫遠日角珠庭之標李珣字待價相文李絳為華州刺史

淵角山庭不靚淵角山庭之姿文選任平彦昇作王文憲集序

風姿遠逝風姿晉王衍字夷甫神清明秀風姿詳雅

風采不瞻風采後漢趙壹字元叙體貌魁梧句望之其偉魁梧望之

良觀久疎良觀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觀引領伸長頸也冀希也觀

冠冕貌美如冠玉陳平傳周勃說陳平於漢王漢王拜陳平為都尉

曹下面方滿曰曹下左傳文公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叔服周大夫

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去其二子焉相人謂觀

叔服曰毅也食子文伯也食子謂奉

古本書言

國

祭祀供也惟也收子惠叔也收子謂堯子身也穀也豐下豐下謂其

厚也必有厚於魯言當為孟孫氏之後也接文伯生仲醞籍薛廣德桓帝朝官至三公温雅有醞籍醞籍寬博有餘也陳

魁梧魁岸周勃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兒魁梧奇偉反若婦人

女子魁大也梧既見可驚悟也嬾人女子柔弱之象周勃言張良果若嬰孩之狀○江充為人魁岸稜如崖岸之形象

不颺貌醜曰不颺左昭公二年晉叔向適鄭駘宗茂惡駘也其貌

立於堂下叔向素聞然知之資下執其手以上賞○叔向之曰必駘明也故聞其言而知之

堂曰今子少不颺點向謂然明而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汝若無

貌侵寢漢田蚡孝景帝皇后母弟也為丞相為人貌侵短貌侵

醜惡○王粲依劉表以其貌寢嗣不甚禮焉表待粲不甚禮

以貌取人周勃贊曰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之弟子澹談

臺城明字子羽貌惡而行善澹臺姓威明名表字子羽武城人其

朱儒侏儒矮矣上人曰朱儒左魯臧孫紘臧孫紘伐邾敗邾人言人

為使我敗於邾師使我敗記王制王制者制爵為王瘖瘖者

以其器食之食之使得其養也蓋謂陶者治器匠者治木之類○正

者斷者不相續者侏儒也百工百工者皆是一

各各

不不

耳耳

義曰此一節論於治疾民之事最少无父最老無家最老无夫最
 老無妻此四者不能為事而貧穷无所告者故常與倉庫以濟之
 心瘠尤耳暇辨斷者休儒非比老而無告者故令其
 堪任之役因而濟之此聖人之法制良哉上上
唐苗晉卿薦元載李揆巨輕載相去寒輕不致重也寒鄙
之相宋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士美士君子也李揆以元載
故輕之世塵頭鼠目子乃求官耶子指晉卿也求薦也言此等載不衛不
也元載包舍心以為恨也

本書言四卷終

卷之四
 三十一

吾古尚存



攷正古本註釋書言故事卷之五

廬陵 胡繼宗 編集
安成 陳玩直 註釋

殘疾類

屋漏中來 謂縮頭者從屋漏中來世說祖廣行恒縮頭桓南郡笑之

南郡恒溫之子玄嗣封為南郡公 曰天堪晴朗祖參軍從屋漏中來參軍官名也

盲人瞎馬 以瞎遇瞎曰盲人瞎馬世說桓南郡前節顧愷之與殷仲

堪作危語百歲老翁扳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即嬰兒 殷仲堪

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一目眇眇驚

曰此大逼人因罷罷者不用危語也

金篦 甲患目請醫曰借金篦一刮魏武帝患目曹操也 華陀以金

篦刮之愈安 遂愈愈安

重聽 聾曰重聽黃霸為潁川太守許丞聾聾為長吏多病

之 霸曰許丞廉吏廉潔之官 重聽何妨聾聾不明再說使之重聽

則又

期期艾艾 口訥曰期期艾艾漢周昌爭高帝廢太子之事

怒曰臣期期不奉詔漢高帝欲廢呂后之太子而立戚夫人子如

之不得而怒故對言臣期期不奉詔以傳宣使天下知之周昌爭

重語猶今人結舌之類漢楊雄為人 口訥故語每重疊世說魏

舌本強 俗語曰三日不談舌本強殷仲堪自言三日不讀道德經

道德經太上老君 便覺舌本間強矣舌本舌

吾舌尚存 張儀常從楚相去聲 飲楚相姓 相亡璧亡失 意儀盜執儀

答之句 歸而其妻誚之誚責也張儀之妻責張 儀曰視吾舌尚存

否妻笑曰在儀曰足矣張儀言舌存敗從約夫從約蘇秦說齊楚

曰同父母所生之九弟尚有爭錢財而相殺傷者可致聽蘇秦反
張儀之條謀於是六國從解張儀連橫以事秦卒皆為秦所滅果如
張儀之計

狗竇牙缺曰口開狗竇竇穴也今俗語袋也張玄祖八歲齟齬先達戲之曰先

兔缺唇缺曰兔缺晉魏詠之生而兔缺後遇醫以藥補之兔唇亦缺

蹠跚下冊足疾曰蹠跚之步史子苦蹠跚蹠跚行也

癖性性有偏好曰癖性晉王濟有馬癖和嶠去有錢癖杜預有

木強上椎樸朴鈍無文曰木強曰椎漢周勃為人木強敦厚

促為去聲我吾責求也趣速也每召集諸生游說之士勃東向而其

善為鈎距以得事情如鈎上到掛也今順天府府是也

敬問馬價則先問狗次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泰五其價以類相

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本款問馬價則以類狗羊牛之屬五

鴆毒左宴安鴆毒不可懷也鴆毒鳥也黑身赤目食蝮蛇

胡塗呂氏家塾記太宗欲相去呂正惠公端字易直謚正惠公呂左

曰同父母所生之九弟尚有爭錢財而相殺傷者可致聽蘇秦反
張儀之條謀於是六國從解張儀連橫以事秦卒皆為秦所滅果如
張儀之計

狗竇牙缺曰口開狗竇竇穴也今俗語袋也張玄祖八歲齟齬先達戲之曰先

兔缺唇缺曰兔缺晉魏詠之生而兔缺後遇醫以藥補之兔唇亦缺

蹠跚下冊足疾曰蹠跚之步史子苦蹠跚蹠跚行也

癖性性有偏好曰癖性晉王濟有馬癖和嶠去有錢癖杜預有

木強上椎樸朴鈍無文曰木強曰椎漢周勃為人木強敦厚

促為去聲我吾責求也趣速也每召集諸生游說之士勃東向而其

右曰在左右呂端為人糊塗糊塗窮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

漫浪唐元結自稱曰結徙家襄濱自稱浪士徙家襄水之上及為

官人以為浪者魚者戲笑漫為官乎呼為漫即既客樊上各也漁者相

戲其為漫浪更魚曰聲傲其為漫也叟酒徒其為漫也牙乎不聽也又

曰公又更名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聲齧牙乎不聽也又

孟浪作事輕率曰孟浪齊魯瞿雀子曰夫以為孟浪之言夫

也孟浪率累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幸也明也問於長梧子曰吾聞

諸夫子之言聖人不從事於物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以攀緣

之心行乎虛迹之道而時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

鹵莽作事不精曰鹵莽滅裂則陽長梧封人問子牢曰

地也封人掌封疆之官子君為政焉勿鹵莽鹵莽粗疎不用心

細詳治持審之民為勿滅裂滅裂輕易也治民者以仁愛昔子為未耕

而鹵莽之其實公鹵莽而報子不滅裂而報子不

闕司馬遷盡在闕茸之中闕茸言人不好

聶聶多言聶公送李愿歸盤谷序足將進而趨姿趨趨

不進不退縮不前也此韓公引李愿之言序之也愿言趨

不敢將言而聶聶楚辭云喜聶而妄作蓋小語謀私之貌口

喋喋多言喋喋漢文帝以虎圈簡色夫對禽獸簿甚悉虎圈養禽

夫在官從百使對應吞也簿以記禽獸之數也悉詳書也簡

張釋之從文帝行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視不能對

蓋尉主掌禽獸之官也畜夫從勞代詔張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尉對其詳帝曰尉不能對不如嗇也詔張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

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長者兩人言事曾不出口以其與相左人皆

其為長者蓋為言事不能輕易出於口也豈效此嗇夫喋利口捷給捷給多言也

辯也言勃與相如豈能效嗇夫之利口若以嗇夫口辯而趨趨

口給利口取辯曰口給長公治子曰焉烟用佞或曰仲弓雖仁而無

德何必用口才御人以口給屢愚憎於人辯也屢數也憎惡也

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吞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耳

不孫去聲不孫順篇子貢曰惡不孫以為勇者聖賢之勇但勇

順者反以其為惡惡訐以為直者直此等之人故亦可惡

足恭足恭足恭足恭足恭足恭足恭足恭

人奴也強梗不服董宣為洛陽令光武姊胡陽公主蒼頭殺

人何也宣格殺之主怒訴帝訴告也公主既訴帝怒

外強中乾徒有外貌左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戰晉侯與秦

產今乘異國以從戎事戰開之及懼而變慶鄒曰今乘異

強中乾而內外實乾竭進退不可君必悔之當此之際進退兩難

色厲內荏論子曰色厲而內荏厲威嚴也荏柔弱也

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窬穿窬其無實盜名而常畏

乞憐 狗媚於人 搖尾乞憐 韓公與韋舍人書 若俛首帖耳 搖尾而乞

憐者 非我志也 且考之韓文 且無此書

絕物 不交接人曰絕物 孟子 離婁 齊景公曰 既不能令 去聲 言既

而人出令以涕出而女遇於吳 羞與為婚而畏其強 故涕泣而以女

耐辱 忍受人辱曰耐辱 唐司空圖居中條山 姓也 覆作亭曰休休自

無厭 求索色不已謂無厭 取無足也 言索 左桓公 虞叔有玉 虞叔仲

周武王封之 虞公求之 至是求虞叔之兄也 獻之 虞叔乃以玉 又求

其寶 無厭 虞公又求之 虞叔曰 是無厭也 虞叔之心 無厭 若得寶 則

足於心 將及我 伐我 遂伐虞公 此可與後第四卷怨仇類 賈害之

無情 漢汲黯詰吉 公孫弘曰 齊人多詐而無情實 詰問其 過也

小見類

井底蛙 漢馬援謂隗囂曰 子陽井底蛙耳 子陽即公孫述 馬援言其

甚小 天而妄自尊大 後漢光武已平亂 中興天下 時子陽據蜀 稱

故於此 謂隗囂曰 子陽井底蛙耳 而妄 陳陞衛 以延援入 援辭 歸

井蛙 莊秋水 埴井蛙謂東海鼈曰 吾樂至矣 蛙言吾眺梁乎 井

也 且夫壘壘之水 而跨於井 則沒足滅附 蟹與科封 莫能若

東海鼈 告之以東海之大樂 鼈至井左 足未入而右 膝已連矣

水弗為加 益湯之時 八年七旱 而崖不及其深 禹之時 夫九里之

不以為多 少進退者 埴井蛙適亡 然鴛鴦視貌 規規然自失也 規規

觀蛙聞東海如是之大 則驚視其貌 若有所失 設言也以哄小見 非實有此事也

魏其武安長短實嬰封魏其侯田蚡封武安侯今日廷論局趣效

轅下駒轅車也公平生數言二人之過今日對面廷論何局促而辨論

不伸改轅下之駒

雞師儒類傳古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猶醯雞與蚋孔子自謂也

之大全也微非也夫子之發吾覆也吾豈知天地

豈能大觀而知劉師道詩醯雞甕裏天引必詩復

坐井觀天韓公原道此篇排斥佛老鋪張大面執我之老子之小仁

義老子大上老君即足形彼之所非使之莫掩其罪其見者小也

則其小也坐井而觀天小以觀天曰天小者謂天非天小也非天

乃其坐井片之罪也

管窺天小見曰管見莊秋水是直用管窺天天之大無外管用錐追

指地地之廣無窮錐之不亦小乎至小也

管中窺豹晉獻之年數歲觀門生擣樞補清門生獻之同門生也

曰南風不競競爭也昔鄭將叛晉晉起楚師以伐鄭吾聞楚伐鄭

成功故曰不競○獻之強弱南風音微多肅殺之聲楚師伐鄭必無

南風門生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以竹管之中視其貌不過

見一斑勤點而巳譬喻所見極小也門生獻之拂衣而去

眼孔小宋太祖嘗與趙普言維翰太祖欲用維翰普曰使維翰在陛

下亦不用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護○苟且也

置也言但取用其長安天下之大事眼孔小太祖言其賜與十萬

而救護其短以安置其大用者也

貫則塞色破屋子矣

五卷

五卷

五卷

五卷

五卷

斗筭之人 斗量各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筭亦竹器也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筭之人何**

足算也人言鄙細也以不足數之人乃鄙細之為何可以從政也

○慶誕類

誕旦彌 稱人生日誕彌令旦 **生民詩** 生民詩 **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育養也姜原有郇氏女姓姜名嫫為高辛之世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遂有娠生后稷而養之周人始生也○然巨跡之說先儒頗疑之蘇氏云凡物之異於常物誕彌厥月十月之期也言

當時后稷大終十月而生也○編集者引此詩以讚凡人之生皆若此下兩節放此

生申 賀人生辰曰生申令旦 **生申令辰** **崧高詩** 崧高詩

崧高維嶽峻極于天 ○山大而高曰崧岳山之尊者峻

降神生甫及申 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崧山之高大而降其神

紱麟 紱麟祥旦 **王子年拾遺** 唐王嘉字子年所著 **孔子生母徵在繡紱繫**

角 紱組也發也孔子生之先有其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及孔子

絕抱麟 紱而泣 孔子將喪之際抱麟解紱而泣為

懸弧 懸弧令旦 **男子生桑弧蓬矢六達** 桑弧木弓也蓬矢箭也 **以射天**

地四方 南北也 **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

有事也 射天地四方者期

設悅 婦人生日曰設悅令旦 **記** 內則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

設悅於門右 三日始抱子則射之若生女子則不射

初度 自稱生日曰初度之辰 **離騷** 皇覽揆余初度兮 **自稱** 皇覽揆余初度兮

考覽也揆度也余我初度之時節揆余初度兮自稱也古入言時節也強原言父觀我初度之時節揆余初度兮自稱也古入

也均調也高平處曰原故各平而字原也○此蓋屈原遷於江南

大椿 上壽云仰祝大椿之壽 **莊** 遊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

庸觀之而賜美各兼以忠正之心反不遇貧君而遭貶

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已久特聞今疑當作經特獨也言太椿
獨得聞之彭祖事跡已見前
第二卷神仙類籙錄之下

○疾病類

有陰德賀人疾起曰有陰德者如此漢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丙吉
相病而久故宣帝憂其不起也夏上侯慶勝曰此未死也有陰德者必享其

霜露之疾吞人問疾曰霜露之疾漢公孫弘病篤篤久病上書乞骸
骨骨得身歸家使卿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君君其存精神

難疾難療之疾曰艱疾王羲之帖曰蔡公遂委頓深可憂蔡公明道仕

生靈有限吞人問疾曰生靈有限梁沈約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
新年病增慮切患疾增加憂當由生靈有限生靈有限生靈有限生靈有限

司徒頃篤也今帖作委篤言當今人物恥然而難疾若此此嘆息
疾難療至於如此冷人短氣短氣深者乃如此是將死之際也

力竭歸之暮春暮春之歲常滿之三月也總此凋竭凋竭體則生靈
居行止努力祇之事祇之問努力主敬行事時觀旁覽尚似合人

行事之際時復視察旁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綜攝所以持絲者攝
無尚似彈全一好人常須過自束持方可罷勉言東持者束縛也言其形骸

之管束者也尋常必須過自束持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繫足也
不相關者不相粘者言解衣帶常移孔言縛帶常移孔完以手

握臂率計月小半分然臂大率計每月咸小半也

五

五

言人說諂無恥曰嘗糞之徒唐郭弘霸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

病僚屬省候聲僚屬同僚合屬之弘霸獨後請觀便液亦即染指

嘗以驗病輕重嘗之也以知宋之弊若賀曰其者病不瘳今味苦

當愈無患元忠惡去其媚暴語于朝暴語暴攝也楊

試得車一乘能去聲○貴散也乘車數也○醫者也疝痔者得車五乘疝

其痔也用舌子豈能療其痔耶言痔之穢汚不潔得車雖多子豈能以

秦其往也得使敬車秦王悅益車百乘反村宋見莊子曰夫處窮

主從事百乘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破難者得車一乘

疝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日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子行矣

○問疾類

無恙問平安曰無恙稱人疾曰貴恙恙毒也入腹魚俗通恙毒

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去問必曰無恙言必無恙也

疾甚曰病在膏肓左成公晉疾病公求醫于秦秦有良醫

秦伯使醫緩為之為猶治也秦桓公使醫未至秦醫未公夢疾為

二豎樹子景公夢疾病曰其一豎彼良醫也彼秦緩乃醫懼傷我

或能傷於我焉烟逃之安所逃其一曰其一豎居育之上言居膈也

之膏之下心下為膏蓋居若我何彼將如醫至及秦緩曰疾不可

為也言公之疾在下膈之上若我何我何醫至及秦緩曰疾不可

效達之不及達也言不藥不至焉又不至焉不可為也言不可

公曰良醫也景公問秦醫言疾與厚為之禮而歸之厚為秦醫錢

河魚之疾腹疾曰河魚之疾左申叔展與遠委無社言申叔展楚大

夫也河魚腹疾奈何河魚腹疾也舊註叔展言感濕而成疾也

夫也河魚腹疾奈何河魚腹疾也舊註叔展言感濕而成疾也

夫也河魚腹疾奈何河魚腹疾也舊註叔展言感濕而成疾也

夫也河魚腹疾奈何河魚腹疾也舊註叔展言感濕而成疾也

夫也河魚腹疾奈何河魚腹疾也舊註叔展言感濕而成疾也

夫也河魚腹疾奈何河魚腹疾也舊註叔展言感濕而成疾也

勿藥

問病愈曰喜勿藥易无妄

之疾勿藥有喜謂无妄之至也三五九五自下以上无妄

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

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体平和本无疾病而政治之則反害其正

笑故勿藥而有喜也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試用也

喜而无患也子曰既以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証而生疾矣

造化小兒

人疾自言為造化小兒所苦唐杜審言疾甚

條文鑑宋之問等省星上候省候訪答曰甚為造化小兒所苦審言杜

化焉小兒陰說之然吾在壓公等審言吾若不死則居今死固當

大慰慰安也吾今既死公等固公等之止而壓伏之但恨不見替人云但恨不能見有

采新之憂

自言疾曰有採薪之憂孟子王使人問疾王齊王

本將朝王王使人來謂孟子曰寡人如就則之且有寒疾不可以

疾風托疾以召孟子孟子亦托疾辭之曰不能造朝

至仲子權曰昔者有王命而召之有採薪之憂不能造朝仲子

子病不能採薪亦不今病小愈造於朝要孟子於途令勿歸而

其言也

○凶事類

墓木拱

言人死期近墓木拱矣左秦伯使謂蹇叔曰秦伯穆

叔秦大夫也把子使人告穆公云鄭人使我司其比明若秦密遣

兵而襲鄭國可得也穆公遂以其事問於蹇叔上言不可出師

千里鄭必而防之致取敗穆公不聽強出爾何知所言汝有何

師蹇叔哭之於是穆公怒使人傳言責蹇叔云爾何知所言汝有何

敗中壽人生上壽百二十年中爾墓木拱矣將至不可與謀也

蹇叔所造生墳而栽樹木既造

生墳至是木長已拱抱手矣

就木

言將死曰就木左晉公子重耳奔狄娶季隗迷將適

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奔狄娶季隗迷將適

齊謂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又如是而後嫁則就木矣如是謂二十五年也

易筮言人臨終曰易筮之際禮記曾子疾病曾元曾申坐於

足曾元曾申皆曾子之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童子曰華而

院美院者刮節目之平大夫之筮欵筮欵曾子未為大夫筮

曾子曰然言童子之斯季孫之賜也曾子謂此筮我未之能

易也易起而換易也元起易筮曾元起舉扶而易之舉扶也

屬續言人臨終曰屬續之際禮記屬續以俟絕氣屬續也

輕而易探動故付置於口鼻之上以為候驗其氣之有無也

捐館蘇秦傳奉陽君捐館舍捐棄也館舍周禮五十

持朝聘之客言奉陽君棄以館舍也

鬼錄言人死已登鬼錄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隹

灾親故親戚故舊之人也隹言昔年觀其姓名已登鬼錄則為

闔棺掩棺曰闔棺蓋棺韓詩學而不已已止也言李業無闔棺乃

止闔也人死則闔棺蓋而掩晉劉毅云丈夫蓋棺事方定止

事死後蓋棺不誅為事其方定

朱壽之斃棺木曰朱壽之斃梁商漢詔賜東園

朱壽之斃天子下令曰詔東園作陵寢器用之所夫陵寢天子所

謂之東園朱壽之斃天子即位之元年即造棺承東

死喪類

倚問親喪居倚問親父母也有父母記剛喪居於倚問父母既死

可入處室而即安故復居倚問哀親之在外也忍居於內也

苦覘枕塊以草貼睡以土塊枕頭也哀親之在土也親在土故不忍寢於床也

墨衰經有喪墨服曰墨衰經左億公三年子墨衰經六尺博四寸

經麻帶也是時晉公新卒秦師伐晉先軫曰秦不哀吾有喪而伐吾同姓遂與兵以伐秦文公猶未葬而文公三子襄公先軫稱

以墨染其衰而加經也秦師遂墨以葬三子遂服墨也敗秦師于郟讀獲百里孟明視西乙者

匍匐吊人喪曰深愧不能匍匐石林燕居陳烈福州人以鄉行

幸稱尤為蔡君謨所知然毅然行怪多偽君謨母歿讀烈往吊自

其門匍匐而進匍匐伏也陳烈至君謨門以手行而進之也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

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為類如此

淚河吊喪曰緇免惟河東注緇思貌也河水皆流東問有喪詩話人

問顧長康哭宣帝之狀如何曰答鼻如廣莫風廣莫風北方風名

廣莫風之淚如懸河決眼淚流如懸河決言其多也聲如震雷破山如雷破山

如傾河注海注瀉也杜甫用此云猶有淚成河經天

東注引此詩以証梅聖俞詩獨護慈母喪護也淚與河水流同

同也河河水終有竭竭盡也淚痕常在眸淚之長流

創鉅慰人遭喪曰創鉅奈何也慰問三年問創鉅其日創鉅其日

必又曲孔所謂頭有創痛甚者其愈遲譬如創之甚者其愈必遲

則沐非創則不沐頭也痛甚者其愈遲譬如創之甚者其愈必遲

節哀順變慰人遭喪曰敢冀節哀順變冀望也記檀弓喪禮哀感之至

也孝子之哀發於天性節哀順變也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

漸交而輕減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衛生也生我者父母也毀

荼蓼之苦罔極之痛謂喪者荼蓼之苦荼蓼之苦罔極之痛荼陸地上草蓼水草

也疾也瘡也卒也罹遭也陳蕃傳荼蓼之苦一物而有水陸之異

言急疾卒然遭痛苦也

傳之活毒如茶也茶藜之苦譬喻已之毒也○陳蕃漢靈帝時加太

殺之故有此嘆晉孫綽詩序自丁荼毒當也載罹寒暑載始

始遭寒暑之侵又不勝哀號其悲哀号哭作詩一首敢謂諒闇

同之說諒闇本天子居喪之以伸罔極之痛以伸罔極之痛以伸罔極之痛

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大言父母之恩欲報是以德而其所

言人子之欲孝養其木欲靜而風不停勉人及時即當奉養其親

木欲靜而風不停息也○考之家語且無勿待既喪始思欲奉如樹

所載姑存之姑以意度之推連者評之禮記叙有喪者起居讀禮餘閑記曲禮曰

居喪之禮未喪讀喪禮居喪之禮未喪讀喪禮

僕射射後封印國公以母憂去職去職罷去官也柴毀骨立

瘦如柴骨立先上敕威曰公德行幸高人言其至孝德行情寄

重殊不同也寄情深重必須抑割抑割損其哀慟而割去思念之意為

國惜身為身無以死傷生朕之於卿為君父朕天子自稱也卿

帝言我為卿之宜依朕旨以禮自存宜當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

君又為卿之未幾起令未幾起令未幾起令未幾起令

夫視事起復命起復命起復命起復命

為去聲公痛心慰人曰為公痛心王愆期謂陶侃賢子越騎酷沒

為去聲公痛心慰人曰為公痛心王愆期謂陶侃賢子越騎酷沒

情耶伐之以報仇以足情耶以足情耶以足

○賻喪類

賻贈奉助喪儀物曰賻贈白虎通

漢宣帝集諸儒於白虎觀賻助

也賙報也所以助生送死副至意也將儀物助生人以送貨財曰賙以財物資助車馬曰賙自乘車馬而死者而副其至意也賙玩好曰贈數陳而送葬故贈衣服曰送送人以衣服裝斂

生芻一束送慰儀曰生芻一束芻草也禮浮於物以齊於心也浮致於外也致於物指生芻也夫禮主敬於心則無所見於外置生芻則有所見而知其意誠矣徐釋治字孺子郭

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白駒之詩駒馬也貧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嘆其乘白駒入空谷東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秣者養其馬也

吾無德以當之林宗言孺子以此禮謝人送慰儀曰仰蒙脫駝而賙四馬駕一車中兩馬為駝謝人送慰儀曰仰蒙脫駝而賙上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人適有喪也入而哭之哀記

之喪未有所脫駝門人弟子也言孔子前此未嘗脫駝以賙門人之喪也脫駝於舊館乃今遇於一哀而出涕遇見也一哀上人哀也見王人予惡夫涕之無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謂入哭第

小子行之遂以往遂以往○葬事類

明旌銘旌丹旌朝上曰明旌禮方銘書各明旌也明旌也神明以死者為

不可別已別分辨也曰明旌禮方銘書各明旌也明旌也神明以死者為銘旌丹旌朝上曰明旌禮方銘書各明旌也明旌也神明以死者為

黃壤不露新雨露壤土也言人埋於黃土之潤澤粉書空換舊銘旌書

者以粉寫亡者之名于旗上也

更換也上服字穿着也下服字衣服也朋友之服儀札喪服記註
朋友有同道之恩如為朋總蓋三月之服也隔居千里感喪即以
為馳往赴之馳疾驅也往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塋將窆
至變將而其柩不肯進其母撫之無持也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
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式因執紼而
引柩於是乃前傳

○祭奠類

填奠池徹

今人祭文中借用填池禮記檀弓曾子弔於負夏曾子弔於負夏

主人既祖填池喪之主入既祖祭於席推柩反之而行禮禮記檀弓

瓜奠

言致祭曰瓜奠之或曰行瓜奠之禮不萊國公杜如

悔憂悼傷也太宗食瓜遂輟食遂不食瓜也遺使奠于靈座

慘然思之而傷悼遺使奠于靈座

挽歌

挽歌是挽柩者歌搜神記挽歌者葬家之樂執紼者相和聲也

莊子曰紼誦以生必於斥苦司馬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有薤露蒿里二章

漢田橫門人作田橫門人作

鬼無資鬼無資何時歸何相備人命不齊少時橫自殺人傷之悲

歌田橫齊王廣叔漢高祖既得天下橫與其從五百餘人入海

乘馬至洛陽戶口橫味大者王少者侯不來且卒兵誅橫與二客

在島中者聞之皆自殺杜氏通典云田橫死史不敢哭但隨柩叙

哀後代相承言人如薤上露易晞滅晞日氣亦謂人死精魂歸於

蒿里言黃采李延年分薤露送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

哀歌

或言挽詩曰哀此選宋王招魂曰光風轉蕙汜崇蘭此

此語辭宋玉招魂語未此語辭宋玉招魂語未

此語辭宋玉招魂語未此語辭宋玉招魂語未

此語辭宋玉招魂語未此語辭宋玉招魂語未

此語辭宋玉招魂語未此語辭宋玉招魂語未

此語辭宋玉招魂語未此語辭宋玉招魂語未

云馬鬣封之謂也若斧者上快如刀較之上三者皆用力多而
上其內薄封形似之也

長夜室墓曰長夜室王饅頭東坡贈章默詩章子親未葬
餘生抱羸天病而日瘦也言帝朝吟噓鄰里朝則中吟悲哀致

也夜淚腐茵席夜則涕淚浸透茵願求不毛地言求木之田親築

長夜室夜之室五陵多豪士五陵漢帝葬所天下豪百萬付一

擲言豪上資財百萬人有水之則不肯捨至於諸博心知義財難

富家必不肯捨捨之財心知其就貧友乞以美而忍就不辭毛髮微

亦不辭而願乞以受之行自丘山積聚如丘山之多范石湖重

平九日行營壽藏之地詩不州名成大字平能重九重陽也

他家山隨處可松揆言實墓隨處可荷聲鍾携壺似醉聲鍾携壺似醉

石湖言例於隨處可埋我亦隨處可松揆我亦隨處可松揆矣縱有千年鐵門限

限唐僧智永善書求者如市戶限為之穿終須一個土饅頭言饅頭

九京稱祖宗墓地曰九京檀子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

於九京也墓有九京蓋謂葬別

佳城稱人墳地曰佳城漢滕公駕至東都門馬悲鳴不進命掘之

得石碣有科蚪書云佳城

鬱七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公嗟曰天乎吾死其安此

乎後葬其地滕公即夏侯嬰也

牛眠稱人得好地葬曰牛眠之地晉陶侃初家葬地其母忽失一牛

不知所在遇一老父甫謂曰前岡見一牛眠處其地若葬位極人

臣位極官至大保壽牛得之因葬焉後侃果

壽藏稱人生墳曰壽藏唐姚崇自立壽藏於萬安山北曰安居穴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也 兆穴 以上為床曰化臺

○聲名類

湖海

漢陳登字元龍許汜 汜與劉備在劉表坐上備與表論天下

人物之賢否得失 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昔見元

龍無客主意久不相與語 汜言我昔時與元龍相見元龍自大免

久不能與我共言 自上賞大床卧使客卧下床 大床貴盛之床也

何期慢於我也 汜言元龍睡卧自上大床 備曰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元龍何緣

使我為客者卧於下床 備曰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元龍何緣

與君語 君備稱汜也求田問舍務求安也采取也備意當時笑其

倍憂於國何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卧若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

耶 小人劉備自稱也備言於汜曰元龍待汝自臥大床仍以下床

之問耶 表大笑 類內詳見求田問舍之下通看

有清苦之名曰冰壁聲 王質王文正公旦之姪以貧為

寶 王質以清貧 文正為舍人時 文正公王佑之子也王佑為知制

為也後以 家虛貸金 瞻昆弟 家虛家貧空虛也貸借也瞻助也

足用弟 過期不入 弟名也無不較 乘馬償之 約期而無償也

止有自已 所乘之馬 代質得其券 勸券約也質開中搜檢也

曰此前人清風 前人指文正也質言文 又得顏魯公為尚 常書時

乞來帖 顏魯公即顏真卿也魯公為尚書時貧 刻石遺親友雅尚

如此 以所取之約乞來帖并刻石 故所至有冰壁聲 今黃檗苦

苦是也 以此故但所至處則有冰清壁 杜詩 一室冰壁苦 一室之

無所 有也 敘聞名曰耳籍甚之聲 耳者耳所聞籍 甚之聲音也

陸賈傳 名聲籍甚 籍甚 者籍甚

高義 陳家杜詩 彭衙行 彭衙 高義薄 或作 層雲 薄或曰近也杜甫言

籍甚盛聲名之美 籍甚 者甚多故謂之籍甚 籍甚 有故人姓孫為三州

籍甚盛聲名之美 籍甚 者甚多故謂之籍甚 籍甚 有故人姓孫為三州

籍甚盛聲名之美 籍甚 者甚多故謂之籍甚 籍甚 有故人姓孫為三州

守有高義而莊子楚王曰屠羊說有人各說不知姓以

居處仲卑賤而陳義甚高昔楚昭王失國說走而從昭王反

令受賞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大王反國非臣之功何故當賞

王曰其賢已著見矣王又謂司馬子

期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

有名不相識曰起敬香名李白送孟替府替府縣白以弱植

年少時如草早飲香名飲咽水太飽足也李白言我自

嘉聞叙瞻仰曰服膺嘉聞服統者也唐賢也聞名遠也言有

二十二年季氏生小人謂之曰生有嘉聞為公室輔季氏魯大夫季孫

十二年且無所載通考謂公之問

三十二年意思相近不取通解

走如璋即上然高明所以知王之注命也今聞令望今聞令望

子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綱矣

○志氣類

有志竟成常談曰有志者事竟成漢光武車駕至臨淄茲勞去軍慰

問其勞帝謂耿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

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方此也言弁初攻破於祝阿則將

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耿弇後幸合陵時謂此收上谷嘗以為落

落難合落七疎有志者事竟成也竟終也言其有志

投筆受誤儒冠曰久欲投筆班超嘗投筆班超後漢章帝時人也嘗

以故投筆也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

硯哉或曰國也超言我為大丈夫當於異域立功以取封侯安能

諸國在西域三十年以功封定遠侯

貧賤不移窮而益堅曰貧賤不移益加也加孟下章滕文公貧賤不能移

嘗膽 自嘆勞苦曰半生嘗膽吳王 敗句 踐於夫扶椒句踐越王也

吳王闔廬伐越闔廬及似傷而死子夫椒檜越王 越王反國伯嚭受

敬王二十四年夫差敗越王于夫椒檜越王 越王反國伯嚭受

越王路說夫差放 苦身焦思似○勞苦其身心 置膽於坐於常坐

越王遂泝反國 苦身焦思似○勞苦其身心 置膽於坐於常坐

笑人寂寂齊王融 自恃人地自恃人物門 三十內望為公輔三十歲

及為尚書即撫按嘆曰為去爾寂寂爾言自巳也 鄧禹笑人鄧禹光武功臣

年二十四為大司徒王融三十 初為尚書即故曰為爾寂寂七也

織硯未穿不改業曰織硯未穿宋 桑維翰或令其改業維翰業進士

不祥故或人 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硯穿則易他業卒以進士及

第

浩然之氣 英英不魚浩然之氣孟子 丑公孫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運甍必晉 陶侃在荊州朝運百甍於齋外甍甍也每日早晨 暮運

於齋內入於齋內 人問其故侃答曰吾方致力中原東晉立國江

為劉右所據陶侃志欲興復中 優逸恐不堪事治却無事若晉成

源之地故運甍以致其力也 優逸恐不堪事治却無事若晉成

○德量類

困憊至誠曰困憊 漢宣帝詔曰安靜之吏安靜至誠也 困憊

無華至誠者但以實情而 陸贄至 奏議漢高 裕達大度漢高祖也 豁其心胸洞

士至者納用天下賢士至則納而 周顛伯仁 膝伯仁 指顛腹曰此

中何所有顛答曰此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空洞言廣

能容乎

相忘太宗師 孔子曰魚相忘於江湖水深游沫魚得人相忘於

之藪

相忘

相忘

相忘

相忘

相忘

相忘

相忘

道術人得道術而樂故能相忘

度外不責人過置之度外漢光武積苦兵間光武誅王莽中興天下言于兵間百死一生

時惟隗迷囂公孫述未平隗囂據天水公孫述據蜀謂諸將曰且當置此二字於度外

無崖岸不高傲曰無崖岸唐鄭群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游持

一心未嘗愛節待交游之際專持和樂救心而未度其節操無崖岸斬絕之行崖岸斬絕即所謂高微之行也常持和樂而不能為高微之行也

不脩邊幅不作體曰不脩邊幅漢公孫述帝蜀馬援往觀馬援光武里開相善述盛陳陞延入陳陞已前第一卷人君類陛下之援

謂隗囂曰公孫述不吐哺迎國士吐哺者食在口則吐而起以迎賓士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修飾邊幅狹言做模樣如布帛修整其邊幅之稽天下稽音也○此節餘義見三卷小兒類并底姓之下

達人大觀晉誼鵬賦達人大觀今無物不可下文鵬冠子有十

其詞雖黃老刑名楚人居洙山以鵬鳥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言通達之士曠懷大規乎造化俯仰之間無一物而不若符相合也

秋月寒江山谷贈李次翁德人天游心以天理自樂故曰天游有德之人蓋如此秋月寒

江有德之人其心明潔寒山詩寒山與拾得乃文殊吾心似秋月若秋月寒江之皎也

有脚陽春所到施恩謂有脚陽春唐宋璟景愛血民物時人謂有脚陽春所至如陽春及物也

嗚枯吹生漢孔公緒清談高論嗚枯吹生嗚氣吹枯木欲復生公緒名由為豫州刺史後漢獻

帝初與袁紹等謀誅董卓由屯穎川卓謀大發兵擊紹等尚書鄭泰曰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孔公緒清談高論嗚枯吹生

無軍旅之才非公之儔也○由音宙

○寬恕類

包荒有逆忤人云望包荒易泰卦地天泰三三九二在下弟包荒不

遐遺朋亡無同也包荒九二爻陽剛得中而上應於五位致泰之

遐遠而遺棄之朋亡陽獨得中故無朋亡之私

憲量望人寬容曰覲記憲量舍弘破量黃憲字叔度安帝後漢

也年十四有度量前叔戴良等皆

才高每見叔度歸惘然若自失

汪七言其量者水之深且廣也百畝

為項極言其量若千頃波之寬也

見底似清之不濁清音久○清渾也言其深廣不可量也言其量

之波深而且廣所以不可量度也

蕭蕭不望人豁畧豁畧者心曰幸勿蕭蕭司馬相如上林賦楚有七

澤楚地有七澤其一曰雲夢方九百里吞若雲夢者八九其餘胸

中曾不蕭芥蕭芥刺刺也胸中極廣能容賈誼傳細故蕭芥何足

以疑細小之故如刺刺何

為讓謝人降屈云仰厚為讓謙光易謙卦地山謙三三三謙尊而光

程子曰謙為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卑而不可喻喻高不可加尚是而不可喻也

不利為謙所宜施也言能撝布其謙以接物也程子曰九人之謙有

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謂得其宜也故凡動作靡不利於謙謙如

屈仰齊其自卑而有光輝則不能喻越德如是則无不利於謙矣

識荆見未識人曰幸獲識荆識韓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曰白聞天

下談士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韓朝宗為荆州

古之封萬戶侯遂以萬家之口田糧悉付與之管束非今封侯止

與之俸祿是白言我聞天下談論之士所言平生不願封侯止

朝宗亦足矣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此乃人之仰慕思也言有德者何

慕蘭未識人云久懷慕蘭司馬相如字長卿小名大子長卿前漢

中郎既學蘭相如之為人蘭相如戰國趙惠文王之臣也蘭相如

廣長卿既學所以慕其志亦名相如

仰回簡叙瞻仰云正切仰韓仰斗詳見下節

泰山北斗之仰唐韓愈贊唐與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

自愈歿其學盛行學者仰之如泰山

北斗極高遠亦如拱向泰山北斗者也

詩車牽高山仰止仰瞻望也高山則可仰古人有高

景行行止景行大路也大路則可行有明

披雲叙未識曰未遂披雲披觀晉衛瓘見樂廣奇之

命子弟造焉造往也曰此人若冰壺水壺者言其清潔見之瑩然若披雲霧

而觀青天披開也散也見之則瑩然而

觀星未遂觀星宋謝觀鳳韓愈遺也李渤書曰朝潮廷士引領東

望塵未展望塵之拜晉潘岳與石崇誦事賈充潘每降車左

望塵下左為切右為長望塵而拜

停雲瞻仰云哦停雲之詩陶潛停雲詩停雲思親友也

采芻叙別云誦采芻之詩采芻詩采芻名篇慎諛也彼采芻叶音芻一日不

見如三月芻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彼采芻

修音芻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秋也白葉莖鹿秋生有香氣祭則

矣月修音

鉅鹿下瞻仰云未嘗不在鉅鹿下漢文帝謂馮唐曰昔有為我言李

齊之賢戰於鉅鹿下鉅鹿地名今知州是也李今吾每飯意未嘗

不在鉅鹿也每食意思念所說

引領叙瞻仰云方此引領孟子上章王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此蓋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急延而問曰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

孟子曰合為一然後定王復問孰能一之孟子復答曰施仁政

五卷

十五

下上車之左邊古望塵而拜

以左為切右為長望塵而拜

不欲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引
類注見本類前觀星之下望之者猶歸順也

傾葵正切傾葵之心曹植求通親書若葵藿之傾葉太陽夫葵自朝

向日言凡人但有切上思慕之心亦若葵矣

心旌搖上文選搖上我心如懸旌搖上動也旌旗也言心

慕用叙瞻仰口極切慕用前漢陳餘傳何卿向者慕用之誠慕用思

意而後相背之矣也張耳陳餘為刎頭交立趙歌為王後陳餘襲

斬陳餘擒趙歇故陳餘傳有背矣之嘆

望河叙未得親近之意曰徒切望河采之問明河益云明河可望

不可親明河不可以仰望而不可親近

望風叙不相識曰極切望風唐李邕少知名邕自少有才李嶠等

薦為諫官拜拾遺時官名東封獻書云稱去音獻書而稱上意

旨東封之義已見前第三卷信陵後進之流不識李邕信陵之地

雖聞李邕之名而不識降阡陌聚觀望風尋訪降下也阡陌路南也為阡陌

朝阡陌聚觀時稱李北海

執執思灑詩灑之倫誰能執執逝不以濯誰能執持熱物而不

渴心生塵渴心之塵已萬斛矣十斛為虛全訪僖上人不遇尚上和

題曰三人入寺僖不來轉鹿盧盧無繩井百尺轉繩吊桶以取水

者渴心歸去生塵埃生塵借此以取水致心渴歸以

落月盈梁每動落月屋梁之想杜詩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此詩

之夢李白之作也言落月屋梁之際猶疑見李白之顏色

鄙吝復萌已覺鄙吝復萌矣黃憲字叔度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旬月

間不見黃生鄙吝之前復存乎心矣類憲量之下已見此卷前寬恕

叔度得以教益稍着旬月不見鄙吝之心不除也

春樹暮雲誦春樹暮雲之句杜甫春日憶李白詩渭北春天樹渭北

杜甫

正古本註釋書言故事卷之五終

江東日暮雲江東李白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動山陰夜雪之興去時王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
忽憶戴逵乘興便乘小船詣之

正古本註釋書言故事卷之五終

賦曰三人入吾室不來雖無然共百天轉眼吊賦以如木
賦曰三人入吾室不來雖無然共百天轉眼吊賦以如木
賦曰三人入吾室不來雖無然共百天轉眼吊賦以如木
賦曰三人入吾室不來雖無然共百天轉眼吊賦以如木
賦曰三人入吾室不來雖無然共百天轉眼吊賦以如木
賦曰三人入吾室不來雖無然共百天轉眼吊賦以如木
賦曰三人入吾室不來雖無然共百天轉眼吊賦以如木
賦曰三人入吾室不來雖無然共百天轉眼吊賦以如木
賦曰三人入吾室不來雖無然共百天轉眼吊賦以如木
賦曰三人入吾室不來雖無然共百天轉眼吊賦以如木

[Blank page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